

亨利·洛威 — 根據與考古學教授所羅門的對話

# 時間之前的 迴響



ECHOES BEFORE TIME

失落的文明週期與給當代的啟示

# 時間之前的迴響

(ECHOES BEFORE TIME)

失落的文明週期與給當代的啟示

作者：

由記者**亨利·洛厄爾**（Henry Lowell）執筆，根據一位來自美國知名大學的資深考古學家口述編寫。

---

版權所有 © 2025 THE LIVES MEDIA。保留所有權利。  
禁止翻印。

# 編者註

本書根據真實故事、事件與背景編寫。然而，為尊重個人隱私並避免對某些個人造成影響，書中人物的姓名及部分識別細節已經過更改、簡化或以文學形式重構。

書中部分段落是根據當事人的個人視角重述，反映了他們在特定時刻的個人經歷與認知。這些觀點不必然與 THE LIVES MEDIA 的立場完全一致。

在行文風格方面，雖然編者進行了必要的修訂，但為尊重原始人物並保留其故事精神與生動性，我們已盡力保留了人物原始的質樸感和語氣。

編者



---

# 前言

在我作為一名專門報導歷史與古文明的記者生涯中，我早已習慣在過往的碎片之間穿梭。我曾佇立於頹圯的城牆前，追索過古老的文字，也聆聽過學術界激辯不休的種種假說。但所有這些，在某種程度上，都處於一個安全的框架之內：那條被廣為接受、綿延約五千至七千年的人類歷史時間線。

在一次橫跨大西洋的航班上與所羅門教授（Professor Solomon）的偶然相遇，徹底改變了我對遠古史的所有觀念。我們的談話並非始於什麼宏大命題，而是在於一種共鳴——我們雙方都察覺到了歷史圖景中的「異常之處」：那些彷彿「憑空出現」的宏偉建築，那些挑戰一切年代鑑定的古物，以及那些在全人類記憶中反覆出現的關於文明週期的神話。

所羅門教授並非尋常的考古學家。除了數十年的田野調查與淵博的學識外，他還懷有另一種視角，一種源於他多年來所遵循的精神修煉之路的深刻洞見。正是這種獨特的結合，讓他得以提出主流科學界時常迴避的問題，並在他人不敢觸及之處尋找答案。

本書是我與教授三次深度對話的成果。我們無意提出一種「最終真理」，也無意強加一種新的世界觀。我們的目標更為謙遜，或許也更為迫切：旨在呈現證據、邏輯分析，乃至來自特殊心靈體驗的「洞見」，與讀者一同重新探問最根本的問題：人類的歷史真是一條直線進化的嗎？我們的文明是唯一的巔峰嗎？那些來自比我們想像中遙遠得多的過去的「迴響」，又在試圖告訴我們什麼？

我們將一同重新審視那些經典的謎團，從吉薩金字塔（Giza）、亞特蘭提斯（Atlantis），到水晶頭骨以及關於一場大洪水的全球記憶。我們將以一種全新的視角，去分析地球上那些大規模的遺跡，如撒哈拉之眼（the Eye of the Sahara）或各大沙漠。在整個旅程中，讀者還會聽到關於勞拉（Laura）的故事，她是教授的女兒——一個擁有超常感知能力的年輕女孩，她的「洞見」已成為一項特殊的參考資料，一個來自遙遠時代的鮮活「迴響」。

這本書的寫作目的不在於說服，而在於啟發。它為那些不畏提問的人、那些感覺學校教導的歷史圖景仍缺少了關鍵拼圖的人，以及那些相信過去的真相可能掌握著我們自身未來鑰匙的人而寫。

誠邀您與我一同踏上這段旅程，去聆聽那些來自時間之前的迴響。

亨利·洛厄爾 (Henry Lowell)

\* \* \*



# 第一天

---

**亨利·洛厄爾**(Henry Lowell)：

早安，所羅門教授！

按照我們在從巴黎到紐約的航班上的約定，今天我前來，  
是希望能聆聽您從考古學、科學以及心靈層面，具體分享  
您對過去文明的見解…

**所羅門教授** (Professor Solomon)：

（慈祥地微笑，微微點頭，舉止從容。他的辦公室裡滿是書籍、小件古物和古地圖，營造出一種既博學又帶點神秘的氛圍。）

早安，亨利先生。很高興能在這裡接待你。那趟航班真是一段有趣的緣分，不是嗎？我對你所展現出的熱情，以及對我們所交流主題的深刻見解，同樣印象深刻。

請隨意。我很樂意分享我這許多年間所積累和體悟的一切。你知道的，我的考古學之路，有時會引導我得出一些與主流教科書所陳述不盡相符的結論。但我相信，人類的歷史與過去，所隱含的層次遠比我們想像的要深遠。

（他頓了一下，望向窗外，像是在整理思緒。）

在這個過程中，或許我曾約略提過，我有時也會從我女兒勞拉（Laura）那裡得到一個相當特別的參考來源。她擁有一種能夠感知，或「看見」超乎尋常感官事物的能力，古人常稱之為「天目」。當然，這並非一種全能或時刻都清晰的能力。她所感受到的，有時非常細緻，有時卻又很模糊，帶有啟發性。而我總是會審慎地將其與考古證據、歷史記載，以及更具普遍規律性的解釋進行對照。

我從一開始就分享這一點，是為了讓你更清楚我這種多維度的研究方法——在這方法中，科學與直覺感知有時能夠相輔相成，揭示出單一方法難以觸及的層面。

那麼，亨利先生，我們今天要從哪裡開始呢？你可以提出任何你最感興趣的問題。

**亨利·洛厄爾：**

是的，我還了解到教授您不僅是一位考古學家，也是一位佛法修煉者…這想必會讓您在研究考古與歷史的過程中，擁有更多維度的視角…

**所羅門教授：**

（微微點頭，眼神中透出沉思而又開放的神情。）

是的，亨利先生，你說得很對。我有緣接觸並實踐這條修養心性的道路——您稱之為佛法，或者更廣義地說，是遵循古代完善自我原則的一條修煉之路——這確實為我帶來了一種不同的視野，一種看待歷史與考古學的全新深度。

你知道，傳統的考古學通常專注於挖掘、分類文物，並根據現有的科學方法來鑑定年代。這些都是極其重要的基礎工作。但當我們僅止於此，有時便會錯過那些遺址、那些古老文明想要傳達的更深層的訊息與意義。

（他停頓下來，拿起桌上一本舊書，珍愛地輕輕翻了幾頁。）

修煉之路讓我明白，歷史不僅僅是一連串偶然事件的組合，也不是一條單純直線的「進化」過程。它可能依循著更宏大的規律，一些古老文化早已提及的週期在運作著。它幫助我從不僅僅是物質的、更是道德與心靈的層面，去審視各個文明的興衰。

當我站在一處古遺址前，我不只看見石頭、陶片，我更努力去感受那個地方的「靈魂」，感受它所承載的興衰起落，以及它想要訴說的故事。修煉使我的心態更加沉靜，或許也因此更容易與那些微觀的「訊息」、那些殘留在時空中的印記產生連結。

然而，我始終非常謹慎，不讓主觀感受凌駕於科學證據之上。它們是相輔相成、互相映照的兩個面向。從修煉之路得來的領悟，幫助我提出新的問題，以更宏大的視角看待

考古證據，而有時，它能解釋一些純粹科學仍束手無策的難題。

例如，當我們談到像吉薩金字塔（Giza Pyramids）這樣宏偉的建築時，若僅憑公認的古埃及技術水平，我們會遇到許多無法解答的疑問。但若我們拓寬視野，設想可能存在過技術更為卓越的史前文明，或曾有我們尚未理解的力量介入、指導，那麼一切就開始變得合理了。

而且如我所言，勞拉的「洞見」，雖需經過驗證且非絕對證據，但有時也是這幅全景圖中一塊有趣的拼圖。她很早就被開啟了那種能力，大約在十歲左右，但最清晰的一次，是我們去埃及，在吉薩金字塔群那一帶，當時她約十二歲。彷彿在那個神聖之地，有了一次強烈的「啟示」。她當時描述的金字塔建造過程真的非常生動、細緻，讓我不得不深思。當然，對於其他地點，她的感受可能就沒那麼清晰，有時只是一些情緒、一些一閃而過的畫面。

我總提醒她也提醒自己，所「看見」的，也可能受限於個人所在的認知層次，或者有些事情，神只會揭示一部分，還未到能夠詳盡知曉的時機。這便是那些對心靈領域稍有了解的人都需遵守的，不隨意「洩漏天機」的原則。

亨利先生，這是個相當深廣的話題。您希望我針對哪個具體方面再多分享一些嗎？

**亨利．洛厄爾：**

是的，就像在那趟航班上與教授您交談時，我曾分享過自己也很喜歡閱讀各宗教的經書…而要一個人能站在宗教的視角，那他必須既承認神的存在，也承認人可能擁有某些超越辯證科學所能解釋的超常能力，好比您的女兒勞拉的情況…

但為了讓 THE LIVES MEDIA 的讀者能循序漸進地了解，還請教授先從考古學與科學的角度來分享…

首先，正如教授您剛才提到的埃及金字塔，您對它的起源有何解釋？

**所羅門教授：**

（專注地聆聽，贊同地微微點頭。）

亨利先生，你觸及了一個非常核心的要點。沒錯，要真正理解歷史的深層意涵，我們有時確實需要對「神」或超越實證科學的能力等概念，抱持一定的開放態度。但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為了讓廣大讀者能夠接受，我們應從更熟悉的基礎開始：考古學與科學分析。

關於吉薩金字塔，它的確是一項始終在挑戰我們理解力的工程。最普遍的理論——即它們是第四王朝法老的陵墓，在約二十年內由人力與簡陋工具建成——當我們深入細節時，這個說法確實遇到了太多矛盾之處。

（他站起身，走向一個書架，取出一份看起來頗為陳舊、滿是金字塔圖片與圖表的資料夾。）

第一，關於年代。主流觀點認為它們建於約公元前 2589 至 2566 年。然而，有一些非常值得注意的天文學證據。例如，吉薩三座大金字塔的排列，與獵戶座腰帶上的三顆恆星有著近乎完美的對應關係。而這種對應的精準度，要到約公元前 10,500 年時才達到最高峰。這個數字讓主流考古學界躊躇不前，因為它將這座建築的年代推得遠遠超出了他們所能接受的時間框架。

第二，是建造技術。我們談論的是數百萬塊石塊，每塊重量從 2.5 噸到超過 80 噸不等，以驚人的精度切割，並

拼接得幾乎沒有縫隙。以當時古埃及人所擁有的工具水平——主要是銅器與燧石——他們如何能開採、搬運並將這些巨石提升至數百米的高度？那些描繪成千上萬奴隸拖拉巨石的浮雕僅是後人的假說，實際上，沒有任何考古證據顯示有如此龐大的勞動力，曾在吉薩長期存在並工作。

第三，是隱含在胡夫大金字塔中的數學與天文學知識。

它與地球的比例：如果將大金字塔的底邊周長乘以43,200，我們會得到地球的赤道周長。如果將其高度乘以43,200，我們會得到地球的極半徑。43,200 這個數字並非偶然，它關聯到地球的歲差現象。一個初期的文明如何能得知這些精確的數字？

圓周率（Pi）與黃金比例（Phi）的數值，也以驚人的精確度出現在金字塔的比例之中。

（他停頓了一下，看著亨利，語氣變得更加深沉。）

那麼，如果不是法老時代的埃及人建造的，或者至少他們不是主導者，那又是誰呢？這正是那個開啟了史前文明週期存在可能性的問題。

而此刻，勞拉的「洞見」，儘管只是一個參考，卻帶來了有趣的啟示。正如我所說，我們在吉薩時，她約十二歲。



她描述說「看見」的建造者，身形比我們現代人高大，他們身高超過五米，表面上看他們是用單純的人力搬運巨石，但背後有神力加持。此外，勞拉說他們運用某種能量，可能是聲波或一種我們未知的技術，讓石頭變輕或輕易移動。她還看見一些會發光的工具，幫助他們日夜工作，且整個工地籠罩在一種非常莊嚴、神聖的氛圍中，而非奴隸的苦役。

當然，這是一個孩子的描述，但她敘述中的一致性與細節，加上我們剛才分析的物理證據，讓我無法不深思。它暗示著吉薩金字塔，可能是一個先進得多的文明所留下的遺產，一個遠在埃及法老之前的文明。後來的埃及人，或許只是這些宏偉建築的繼承者、再利用者，或是試圖模仿罷了。

那麼，亨利先生，從這些分析來看，您是否也認為，關於金字塔的主流歷史觀點，需要被嚴肅地重新審視呢？

**亨利·洛厄爾：**

許多存留至今的古代建築，確實不像它們表面看起來那麼簡單…關於您剛才提到的數字，我隱約記得在哪裡讀到過， $12 \text{ 小時} \times 60 \text{ 分鐘} \times 60 \text{ 秒} = 43,200 \text{ 秒}$ 。這會是巧合嗎？

以及，金字塔的選址是否也與某個特殊的經緯度有緊密關聯？

還有，如果從心靈層面來看，倘若您女兒勞拉所見為真實影像，那又具體說明了什麼？

**所羅門教授：**

（點了點頭，亨利的敏銳提問讓他眼中閃爍著興致。）

亨利先生，你提的問題非常好，觸及了金字塔之謎更深的層次。

關於 43,200 這個數字，你將它與 12 小時內的秒數聯繫起來，這是個非常敏銳的觀察。這是否純屬巧合？在研究中，尤其是在面對像金字塔這樣蘊含超凡智慧的建築時，我傾向於懷疑純粹的「巧合」，特別是當這些數字在不同體系中反覆出現且富有意義時。正如我所提，這個數字與地球的歲差週期（約 25,920 年，而 43,200 若以某種古代時間單位制計算，是其  $1/600$ ，或是  $2 \times 21,600$ ，其中 2160 年是地球在歲差週期中經過一個黃道宮的時間）密切相關。它同時也對應半日內的秒數，這可能是一種有意的同步，是古代建造者將他們的知識編碼進熟悉的時間單

位裡的一種方式，抑或它展現了一種對宇宙週期及其如何在不同尺度上互相映照的深刻理解。

現在，談談吉薩金字塔的地理位置。這一點極其驚人。

你可能已經知道，吉薩建築群幾乎精確地坐落於地球所有陸塊的中心。如果我們繪製經緯線來均分所有大陸，它們的交會點將落在離吉薩非常近的地方。這很難是巧合。它需要對全球地理有全面的認知，這是以我們通常的理解，古埃及文明不可能擁有的。

還有一個許多研究者已指出的有趣細節：大金字塔的緯度是北緯 29.9792458 度。這個數字幾乎與真空中的光速，即每秒 299,792,458 米，完全吻合。當然，很多人會反駁說「米」和「秒」是現代發明，古人不可能知曉。這個論點不無道理。然而，這個巧合，當與金字塔其他非凡的數學和天文學知識並列時，依然讓我們不得不提問。是否我們尚未發現的古代度量單位，與這些宇宙常數有著某種關聯？或者，這是否是一個被編碼的訊息，等待著一個（像我們這樣）擁有足夠知識來解碼的未來文明？

接著，關於大金字塔對應四個基本方位的高度精確性。其偏差僅約 0.05 度。這是一種即使用現代科技也不易達到的精準度。它顯示建造者不僅擁有淵博的天文學知識，還

掌握了極其精密的測量工具與技術。若沒有精密的羅盤和先進的天文觀測方法，他們如何能如此精確地測定真北（而非磁北）？

（他停頓下來，眼神望向遠方，像是在回想勞拉的講述。）

現在，如果我們從心靈層面來看，並假設勞拉所「看見」的是關於建造過程的真實影像，那它們說明了什麼？

第一，超凡的文明水平：建造者身形更高大，使用能量（聲波、光能或其他形式）來移動和加工石頭，這表明他們屬於一個在科技——或許還有精神能力——層面都遠超我們對古代世界想像的文明。他們不是苦役勞工，而是擁有非凡知識與力量的工匠、工程師和藝術家。

第二，神聖的目標：勞拉感受到的那種莊嚴、神聖的氛圍顯示，金字塔不僅是一項工程奇蹟，更承載著深刻的心靈意義。它的建造目的可能遠比作為國王陵墓更為崇高。它或許是一座天文台、一個能量中心、一個舉行重要儀式的場所，或是一個承載著跨越時間訊息的「標記」。

第三，來自更高存在的干預或指導：如果這些建造者擁有如此的能力與知識，那他們是像我們一樣的人類，還是另一個種族，或是得到「神」或更高境界生命指導、協助的

人？勞拉關於「發光的工具」或「石頭變輕」的描述，暗示了那些我們常歸類於「超自然」或「外星」範疇的技術或能力。

這些「洞見」，當與考古和科學證據相結合時，更強化了這樣一個假說：吉薩金字塔並非單一埃及文明的產物，而是一個更輝煌時代的遺產，一個來自遙遠過去的「迴響」，或許來自一個已被遺忘的史前文明週期。它就像一封被密封的訊息，等待著我們以足夠的智慧與開放的心態去解碼。

那麼，亨利先生，你對這些關聯有何看法？它們聽起來太過遙遠，還是正逐漸揭示一幅更複雜、更宏偉的歷史畫卷？

**亨利·洛厄爾：**

是的，從您提到的這些證據來看，古埃及人幾乎不可能擁有如此強大的技術力量，以及關於地理、空間、宇宙、時間乃至高等數學的知識…而且我注意到，43200 是 12 個時辰的秒數，而古代中國人恰好將一天分為 12 個時辰…那麼，這其中是否存在一條無形的線，正在跨越不同的時空將一切聯繫起來？

**所羅門教授：**

（微笑著，緩緩點頭。）

一個極其敏銳的觀察，亨利先生！你觸及了一個我亦時常思索的點。43,200 這個數字，既隱含在大金字塔與地球的比例中，又與古代中國人將一天分為 12 個時辰（每個時辰相當於現代的 2 小時，一天一夜即 24 小時或如你所說的 12「時辰」）的事實相符，這確實非常值得注意。

如果我們再深入一點，在東亞的干支體系中，一個「元」（一個大週期）為 129,600 年。這個數字正好是 3 乘以 43,200。或在古印度經書中，一個摩訶 **युग**（Maha Yuga，大紀）持續 4,320,000 年，被分為四個長度比例不同的較小 **युग**（Yuga），而 432 是其中的一個基本因子。

（他停頓了一下，若有所思地看著亨利。）

那麼，是否存在一條無形的線，正在跨越不同的時空將各個文明、各個知識體系聯繫起來？我相信是有的。

這暗示了幾種可能性：

第一，一個共同的知識源頭：可能在遙遠的過去，存在過一個母體文明，某個「亞特蘭提斯」或「利莫里亞」（Lemuria），它擁有一個全面的宇宙知識體系。在該文明衰落或消失後，其知識的碎片被後繼的文明如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印度、中國、瑪雅等所繼承，並以各自的方式進行詮釋。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何我們在看似無關的文化中，找到了相似的母題、數字與符號。

第二，知識的傳播：也可能曾有智者，那些掌握古老知識的人，遊歷世界，在不同土地上播下這些智慧的種子。歷史記載了遷徙與文化交流，但或許還存在著我們未知曉的、更為隱微的知識流動。

第三，同時性的啟示：另一種更偏向心靈層面的可能性是，這些知識在適當的時機，被「啟示」給了不同文化中的特定個人或群體。如果宇宙依循著特定規律運行，那麼不同文明透過觀察、冥想或心靈方法，共同發現這些規律，也是可以理解的。就像不同地方的多位科學家，可能同時發現某個物理定律。

我個人傾向於這些因素的結合。或許曾有一個古老的知識源頭，而其持有者曾努力保存並傳承它，同時，後世有智慧的個體也能夠自己「重新發現」或被「啟示」那些真理。

數字 432 及其倍數，在神聖建築（如金字塔）、宇宙週期（歲差、Yuga）、古代計時系統，甚至音樂（ $A=432\text{Hz}$  的頻率被認為比現今  $A=440\text{Hz}$  的標準更與自然和諧）中反覆出現。這不可能是偶然。它顯示了一種對和諧、對宇宙基本振動頻率的深刻理解，以及人類如何能與那些韻律同步。

你所說的那條無形的線，或許正是那些不變的宇宙規律，那些古代文明以某種方式觸及的真理。而我們的任務，作為後來者，就是去努力尋回、拼接那些零散的碎片，以期獲得一幅關於人類智慧遺產的更完整的畫面。

你看，當我們開始不僅僅從物質的鏡頭，更透過文化連結、符號數字的視角去看待歷史時，一個充滿奇蹟的新世界，便會在我們眼前展開。它挑戰了關於古人「原始」的陳舊觀念，並迫使我們在他們所達成的成就面前，變得更加謙卑。

**亨利·洛厄爾：**

如果我們接受神秘的心靈視角並非迷信，而是一種具有高度現實性的可能，那麼很多事情便能得到解釋…



如果我們將埃及金字塔視為一個遙遠文明的遺產…那麼它的年代究竟可以追溯到何時？那時候，金字塔周邊地區是否也像今天一樣被黃沙覆蓋？是誰決定建造這座金字塔，是某位國王、祭司，還是當時的科學家？那個時代的人們又是如何生活的？…這些問題相當具體，也引人好奇…您女兒所見，是否能為此提供一些啟示？

## 所羅門教授：

（點點頭，聲音變得深沉，像是在深邃的記憶與體悟寶庫中探尋。）

亨利先生，你提了些極為重要的問題，是任何渴望探求金字塔真實起源的人都會苦思冥想的問題。而且正如你所說，如果我們敢於對一種包含當代科學稱之為「神秘」——但實質上可能是我們尚未探索殆盡的自然法則——的觀點持開放態度，那麼歷史的畫卷將會清晰許多。

關於金字塔的年代，如果我們承認它是史前文明的遺產，那麼我之前提到的公元前 10,500 年這個數字——基於金字塔與獵戶座的對應關係及一些地質證據——可能僅是我們能暫時確認的一個最近的里程碑。那或許是一次重要重

建事件的時刻，或是一個繼承文明重新使用或「啟動」那些早已存在的建築的年代。

但據勞拉說，它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建造的，大約在七、八千萬年前…這真是一個極其遙遠的數字…

正如您所暗示的，這也與研究界一個更深刻的假說產生了共鳴，即金字塔可能經歷了多次巨大的地質變動，甚至曾深沉海底而後又再次隆起。如果那是真的，那麼它們的真實年代必須回溯得更久遠，可能是數十萬年，甚至數百萬年。這是一個遠遠超出主流歷史所接受的時間尺度，卻與漫長的文明週期以及地殼宏偉運動的概念完全契合。

在那個時代，無論是公元前 10,500 年，還是八千萬年或更久遠的過去，金字塔周邊地區很可能並不像今天這樣被黃沙覆蓋。許多古氣候學研究顯示，北非曾有過更為濕潤的時期，擁有豐饒的草原和河流。我們今日所知的撒哈拉沙漠，在地質史上僅是一個相對「年輕」的現象。因此，金字塔很可能曾建於一處高原之上，俯瞰著一片遠比今日繁茂、青翠的土地。

現在，回到你更具體的問題，以及我女兒勞拉所「看見」的，是否能提供一些啟示…

關於這些問題，例如：是誰決定建造金字塔？

勞拉在我們那次吉薩之行後，「看見」並講述的內容確實非常特別。她描述說，啟動建造最大金字塔的，似乎是一位年輕的國王，他不僅擁有世俗權力，更具備深邃的智慧與心靈連結。根據勞拉所見的影像，建造這些塔的過程，還有他妹妹的參與指導，一位同樣擁有相似品質的公主，她繼承王位並接續了這一使命，主持了鄰近第二座金字塔的建造。

這暗示著建造的決定不僅來自個人，更可能是一個整個王族的使命，他們被託付了引領精神與為後世保存知識的責任。他們建造並非為了世俗意義上的個人聲望，而是為了一個更崇高的目標，或許是為了創造能量「錨點」，或是作為與宇宙連結的工具，又或是作為在變動週期中保存知識的寶庫。

那個時代的人們如何生活？

從勞拉的感受中，參與建造的並非被強迫的奴隸。他們是有技能、有見識的人，並以一種奉獻、莊嚴的精神在工作。她感受到一個有秩序的社會，在那裡人們與自然和諧共存，並對宇宙法則懷有敬畏之心。

特別是，關於他們如何完成那些看似不可能的任務，如搬運和組裝巨石，勞拉所感受到的，更加深了我對那些基於簡陋工具的解釋的懷疑。她看到他們使用了一種特殊的能力。可以想像它類似於修煉界有時提到的\*\*「搬運功」\*\*——一種用意念、聲能或其他我們今日科學尚未掌握的微觀能量來移動重物的能力。勞-拉描述「聲音讓石頭震動並變輕」，或「不僅用來照明，更能作用於物質的發光工具」。

這顯示那個時代的人，可能已掌握了我們今日視為「超自然」的某些能量形式與心智能力。他們的生活或許較少依賴複雜的機械，而更多地基於與自然的和諧以及人類內在潛能的開發。

（他停頓下來，意味深長地看著亨利。）

亨利先生，勞拉的這些「洞見」，儘管很難用現行科學方法證實，卻為我們開啟了一扇窺視過去的、極其有趣的窗戶。它們的目的不在於取代考古研究，而在於補充，在於啟發新的方向，讓我們敢於提出超越既定框架的問題。

金字塔，以其所有的神秘與宏偉，似乎在向我們低語一段失落的歷史，一段關於非凡的人與淵博知識的歷史。而或

許，只有當我們同時用智慧與心靈去聆聽時，我們才能開始理解那些「迴響」。

**亨利．洛厄爾：**

您剛才說他們建造金字塔並非出於個人目的，也就是說，也不是用來做陵墓，而是為了一個崇高的目標…那麼，那個「崇高」的目標究竟是什麼？

**所羅門教授：**

（看著亨利，眼中閃過一絲驚訝，隨即轉為理解，他微微一笑。）

亨利先生，你提出了一個極其深刻的問題，觸及了金字塔之謎的核心。沒錯，從我們剛才的討論來看，建造者的動機似乎遠遠超越了個人算計或如建造陵墓這類尋常的世俗目的。

而當你問那個「崇高」的目標是什麼…

（教授停頓了一下，目光望向遠方，聲音沉了下來，帶著一絲彷彿敬畏與感動的情緒。）

說實話，當我第一次聽我女兒勞拉，講述她所「看見」的、關乎金字塔真實目的的景象時——特別是我們在吉薩時她所目睹的某些場景和畫面，那些我從未想像過的事物——我真的被震撼了。那些事太宏大，太深遠，遠遠超出了我作為一個純粹考古學家的所有推測。

（他深吸一口氣，然後直視著亨利。）

那是一個我很想與你詳盡分享的故事。不過，我想我們或許應該暫時擱置這個問題。因為，在我看來，要能真正感受並理解那個目標的宏偉，我們首先必須釐清一個基礎性的觀點，一個主流科學界仍猶豫於承認的事實：那就是吉薩金字塔，連同世界上許多其他宏偉的古代建築，很可能並非我們當前這個文明週期的產物。它們是從更為遙遠的年代，從那些已被歷史遺忘的文明所遺留下來的。

如果我們不將金字塔置於其正確的時間背景中，那麼討論它那神聖的、跨越時間的目標，說服力就會減弱。關於這一點，你是否同意？讓我們一起先來審視那些證明這些建築異常古老的證據，然後，我保證會回過頭來，與你分享

勞拉所「看見」的那個真實目標，一個讓我本人都不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對歷史與人類歸宿全部理解的目標。

**亨利．洛厄爾：**

那麼我們稍後再回到這個問題…

如果地球上真的經歷了多個文明週期，那麼除了金字塔，教授您還有其他考古學上的證據嗎？

我記得一個細節，我曾在一部非常知名的書，名叫《轉法輪》中讀到，書中作者提到一個踩在三葉蟲屍體上的鞋印，其年代可追溯至數億年前，還有在祕魯一塊小石頭上，刻畫著一個正在觀測天體的人像，年代約在三萬年前…您對這些考古證據有何看法？

**所羅門教授：**

（點了點頭，眼中閃爍著興致。）

是的，亨利先生，這個問題提得正是時候。如果我們接受存在文明週期的可能性，那麼吉薩金字塔便不可能是孤例。

而事實上，的確有不少考古發現，那些人們常稱之為「歐帕茲」（ooparts, out-of-place artifacts），即「不應出現的古物」——它們就像一些零散的拼圖，挑戰著我們所熟悉的那條歷史時間線。

你提到了幾個非常知名且在科學界確實引發諸多爭議的例子，也就是你在那本書中讀到的內容。

第一，關於三葉蟲化石上的鞋印：這項發現，如果得到絕對的證實，確實是一個衝擊。三葉蟲是生活在寒武紀的生物，距今約 5.4 億至 4.85 億年。一個鞋印，意味著在三葉蟲的時代，就已存在能夠製造並使用鞋履的人類或人形生命，這將把地球上智慧生命的存在推向一個遙遠到難以想像的過去。主流科學界通常對此持懷疑態度，認為那可能只是自然形成的、形狀酷似鞋印的巧合，或是年代鑑定有誤，甚至是偽造的。然而，如果那個樣本是真的，且痕跡確為人為，那麼我們對生命史的全部理解都將需要重寫。

第二，關於祕魯伊卡（Ica）的刻石：這些據說由哈維爾·卡布雷拉博士（Dr. Javier Cabrera）所收藏的石頭，描繪了非常驚人的場景：人類與恐龍共存、施行複雜的外科手術（如心臟移植、大腦移植）、使用望遠鏡觀測星系，以及許多其他展現了超凡醫學與天文學水平的圖像。如果這些刻畫是古老的，如某些人所稱，其年代可達數萬年甚



至更久（你提到的三萬年，可能是其中一種估算），那麼它們完全不符合主流觀點中那個時代人類的發展水平。然而，伊卡石的真實性也是一個巨大的爭議話題，許多人認為它們是現代的贗品。

（他稍作停頓，看著亨利。）

我個人認為，我們不應僅因這些「不合時宜」的發現與現行理論不符，就草率地全盤否定。每一個案例都需要審慎地去檢視，既要帶著開放的頭腦，也不乏科學的清醒。

除了你提到的兩個例子，還有許多其他同樣值得深思的古物：

第一，克萊克斯多普圓球（Klerksdorp Spheres）：這些金屬球體，在其圓周上帶有平行的規律凹槽，發現於南非的前寒武紀岩層中，據稱其年代約為 28 億年。它們看起來像是人工製品，但年代卻過於古老。

第二，奧克洛（Oklo）的天然核反應堆：在非洲的加彭，人們發現了約在 17 億至 20 億年前就已運作的天然核反應堆遺跡。儘管科學界將其解釋為一種罕見的自然現象，但它的存在，以及其發生所需具備的極其複雜的條件，也讓我們對地球曾有過的經歷感到驚訝。

第三，倫敦鐵錘（London Hammer）：一把部分木柄已化石化的鐵錘，於 1936 年在德州倫敦鎮，被發現完全包裹在一塊砂岩結核內。該岩層被認為屬於奧陶紀（超過 4 億年前）或白堊紀（超過 6500 萬年前）。鐵錘的合金品質也非常特殊。

（教授向後靠在椅背上，語氣沉吟。）

這些古物，若單獨來看，每一個都可能被用各種方式解釋或駁斥。但當我們將它們視為一個整體，連同像吉薩金字塔這樣的宏偉建築一起看時，它們開始揭示一種可能性：我們的歷史並非一條從低到高、單純的直線進化。而可能曾有過多個文明週期，其中一些達到了非常高的發展水平，而後因某種原因衰落、消亡，只留下一些模糊的痕跡，一些我們正努力解讀的微弱「迴響」。

這些古物，儘管備受爭議，卻正是在提醒我們，在過去面前需要更加謙卑，並準備好去質疑那些看似已確立的「真理」。它們是點點微光，暗示著一幅遠比我們在教科書中所學的更為宏大和複雜的歷史畫卷。

**亨利·洛厄爾：**

我知道在英國有一處相當知名的遺址，就是巨石陣（Stonehenge），教授您有研究過它嗎？它是否也包含某些難以解釋的數字或細節？它也是某個遙遠文明的產物嗎？

**所羅門教授：**

（點了點頭，一絲會心的微笑浮現在他唇邊。）

巨石陣！是的，那是歐洲最神秘、最迷人的建築之一，也無疑是一個極其有趣的研究對象。我曾花時間了解過它，而事實上，巨石陣也同樣包含了讓我們不得不對其真實起源與目的提出疑問的元素。

從表面看，巨石陣在規模與石材加工的精細度上，似乎比吉薩金字塔要「遜色」得多。然而，當我們深入細節時，便會發現一些驚人之處。

**關於年代與建造者：**

根據主流考古學，巨石陣的建造經歷了多個階段，始於約公元前 3000 年，並在約公元前 1600 年完成。建造者被認為是英國新石器時代與青銅時代的部落。這是一段很長的時間，其結構也經歷了多次變動。

那些難以解釋之處與指向更古老文明的線索：

第一，關於「藍砂岩」（Bluestones）的運輸：最大的謎團之一，是那些較小的藍砂岩的運輸，每塊重約 2 至 5 噸。它們源自威爾斯的普雷塞利山脈（Preseli Hills），位於巨石陣以西超過 240 英里（近 400 公里）處。新石器時代的人們，憑藉簡陋的工具，如何能將這些石塊穿越如此遙遠的距離和複雜的地形？關於用人力在木滾輪上拖拉或用木筏在河上運輸的假說，仍有許多無法令人信服之處。這暗示著某種我們尚未理解的工程技術或運輸方式。

第二，關於天文學知識：巨石陣並非一個隨意的石圈。它的佈局有著高度的精確性，用以標示重要的天文事件。

與冬至和夏至的關聯：其主軸線與夏至（一年中白晝最長的一天）的日出方向，以及冬至（白晝最短的一天）的日落方向對齊。著名的「踵石」（Heel Stone）便位於此方位。

與月亮週期的關聯：一些研究者認為，那些環狀的坑洞（奧布里坑，Aubrey Holes）及其他石柱，可能被用來預測月亮複雜的週期，包括月食。這需要跨越多代人的持續天文觀測以及一套精密的記錄與計算系統。

還有建造的精確性：儘管未能達到吉薩金字塔那般的絕對精度，但加工和組裝那些巨大的砂岩（sarsens）——最大的石塊重達 50 噸——也是一項奇蹟。橫樑（lintels）是透過榫卯結構（mortise and tenon joints）被放置在直立的石柱上，這是一種更常見於木工而非石工的技術。這顯示了其令人敬佩的精巧工藝與對結構的理解。

關於其真實目的：為何要花費如此巨大的精力與時間來建造像巨石陣這樣的工程？最普遍的假說是天文台、宗教祭祀場所或治療中心。但這就是全部嗎？

一些研究者，如傑拉德·霍金斯（Gerald Hawkins），曾指出巨石陣可能是一台古老的「天文計算機」。

而一些地方傳說，雖不被科學承認，卻講述巨石陣是由巫師或巨人建造，且擁有特殊的力量。

它是否為更古老文明的產物？

這是一個僅憑現有考古證據很難斷然回答的問題。然而，諸如從極遠處運輸藍砂岩、似乎超越了游牧或早期農耕部落水平的複雜天文學知識，以及那些經久不衰的傳說，已讓一些研究者提出假說：

或許，巨石陣的建造者繼承了來自一個更早、更精密、已被遺忘的文明的知識。

又或許，曾有來自擁有更高知識者的「指導」或「協助」，就像我們對吉薩金字塔的推測一樣。

與金字塔相比，巨石陣存在極其古老年代（數萬年或更久）的證據並不那麼清晰。然而，它的複雜性與謎團，仍足以表明其創造者對宇宙有著深刻的理解，並擁有遠超我們通常對那個時代人類想像的建造技能。

它或許不像金字塔那樣，是一聲宏亮而清晰的「迴響」，但巨石陣仍是來自過去的一段充滿神秘的低語，提醒著我們歷史可能並不像我們想的那麼簡單。它也是一個例子，說明了關於天文、關於自然週期的知識，似乎是許多古代文化——無論他們在埃及、英國還是祕魯——其精神與社會生活中的一個重要部分。

對此您有何看法，亨利先生？這是否更強化了關於文明週期的假說？

**亨利·洛厄爾：**

是的，當我們承認這些遺址是某個遙遠、不同文明的產物時，它們就變得容易解釋了…

那麼在亞洲，是否有任何值得注意的遺址能鞏固這一論點？在中國或印度，是否有年代超過五千年的古代建築？還有，最近我聽媒體報導，在印尼有一座金字塔，科學家鑑定其年代至少有三萬年…

### **所羅門教授：**

（點了點頭，當提及亞洲——這個孕育了諸多古老文明與深厚心靈傳統的搖籃時，他的眼神透出沉思。）

亨利先生，你觸及了一個在歷史遺產方面極其重要且富饒的地區——亞洲。沒錯，如果我們要尋找史前文明週期的蹤跡，亞洲無疑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地方。

關於中國與印度，這兩個國家都擁有延續數千年的歷史記載與傳說，甚至暗示了更為遙遠的時代。然而，要尋找其年代確切超過五千年、且規模堪比吉薩金字塔或巨石陣的實體建築，則是一個更大的挑戰，原因有多方面：第一，在建築材料上，亞洲許多古代建築使用木材或其他有機材料，這些材料比石頭更容易隨時間腐朽。第二，是文明的

連續性，在文明持續發展的地方，舊的建築常被覆蓋、改造或拆除，以為新的建築讓路，這使得鑑定原始年代變得困難。第三，是地質與氣候變遷，亞洲也是一個地質活動、洪水、地震頻繁的地區，這些都可能已抹去了許多古老的遺跡。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沒有一些有趣的線索。我們談談中國，在西安附近，有一個由數十個巨大土丘組成的建築群，據信是中國古代帝王與貴族的陵墓，其中一些可追溯至漢代（公元前 206 年 - 公元 220 年）或更早。儘管官方年代不超過五千年，但其中一些土丘的尺寸與佈局，加上關於傳說中「白色金字塔」的地方傳說，已讓一些西方研究者提出疑問，即其下方或附近是否隱藏著更古老的結構。然而，對這些區域的考古發掘非常有限。還有紅山文化（Hongshan culture），年代約為公元前 4700 至 2900 年，位於中國東北部，以其極其精美的玉器和石造祭祀建築而聞名，其中包括一座「女神廟」和大型墓葬。儘管仍在五千年的框架內，但該文化的複雜性與藝術水平，顯示了其擁有一個更早的發展基礎。

而在印度，我們看到了印度河流域文明（Harappan Civilization），在約公元前 2600 至 1900 年間繁榮發展，擁有像摩亨佐-達羅（Mohenjo-daro）和哈拉帕



(Harappa) 這樣規劃精良的城市。這是世界上最早的城市文明之一。問題在於，如此複雜的文明從何而來？是否存在我們尚未完全發掘的、更為古老的哈拉帕前期階段？在印度各地，也散佈著一些巨石建築，如石棚墓 (dolmens)、環狀列石，其年代很難精確測定，但有些可能達到公元前數千年。

至於你提到的印尼金字塔——格農巴東 (Gunung Padang)，這是一個極其引人入勝且近年來備受關注的案例！格農巴東是位於印尼西爪哇省一座山頂的考古遺址，由多層排列的玄武岩石柱組成。多年來，它被認為是一個年代為公元前數千年的巨石遺址。然而，由地質學家丹尼·希爾曼·納塔維賈雅 (Danny Hilman Natawidjaja) 領導的一組印尼研究人員，進行了廣泛的地球物理勘探 (岩芯鑽探、透地雷達、地震層析成像)，並宣稱，在表面可見的石結構之下，是多層更為古老的人工結構。他們認為，根據在不同深度發現的有機材料樣本的放射性碳定年結果，最深層的可能是一個人工建造的密室或地基，其建造年代至少在 9,500 年前，甚至可能高達公元前 20,000 至 28,000 年或更古老。如果這些發現得到國際科學界的廣泛證實，格農巴東將成為世界上已知最古老的人造金字塔或巨石建築，其年代遠超吉薩金字塔 (按官方

年代)和巨石陣。它將為末次冰河時期存在高度發達文明的說法，提供強有力的證據。

你看，亨利先生，這些蹤跡，儘管有時模糊或具爭議性，正逐漸在各大洲顯現。從中國神秘的金字塔，到印度被淹沒的城市，再到印尼像格農巴東這樣震撼的發現。它們就像一幅關於人類過去的巨大拼圖的碎片，一幅遠比我們曾被教導的更為複雜和古老的畫卷。每一項發現都需要仔細研究，既要有科學的嚴謹，也不乏開放的頭腦。而當我們把它們並列在一起時，一個關於人類歷史的新故事開始成形——一個關於多個文明週期、關於興盛與衰亡、以及關於他們曾努力為我們留下的「迴響」的故事。亞洲，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蘊和心靈傳統，無疑還隱藏著許多等待被發掘的秘密。而我們已知的，僅僅是冰山一角。

### **亨利·洛厄爾：**

關於亞洲，我還記得曾在網路上讀到一則資訊，說在日本外海的海底，人們發現了人工石造建築的遺跡，於是人們提出一個問題：如果這些是人工建築，那它們是何時沉入海底的？因為，如果它是一個距今五千年內的文明，那必定會被記載於史書…

## 所羅門教授：

（點了點頭，當聽到日本的發現時，眼中閃爍著光芒。）

亨利先生，你又提到了一個極其有趣且同樣引發諸多爭論的案例：與那國島結構體（Yonaguni Structure），或稱「與那國島海底地形」（Yonaguni Monument），位於日本琉球群島最南端的與那國島外海的海底。

這是一座巨大的石質結構，長約 50 米，寬 20 米，高約 25 米，擁有平坦的表面、階梯、筆直的切線以及看似人為加工的稜角。它是由一位當地潛水員在 1986 年發現的。你提出的問題非常精準：如果這些是人工建築，那它們是何時沉入海底的？如果它屬於五千年內的文明，為何沒有任何歷史記載？這正是問題的關鍵，也是與那國島如此引人注目的原因。

首先，關於潛在的年代，該結構目前位於水下約 5 至 30 米深處。根據地質學家的說法，該地區的海平面在末次冰河時期之後顯著上升。要讓這個結構能在陸地上建造，它必須是在至少 8,000 至 10,000 年前被創造的，當時的海平面遠比現在低。一些估計甚至將這個年代推得更遠。

如果這確實是那個時期的人工建築，它將成為世界上最古老的石造建築之一，完全挑戰了我們對早期文明發展的認知。

這也引發了諸多科學爭議。支持人造結構的一方，以琉球大學的海洋地質學家木村政昭（Masaaki Kimura）教授為首，他曾多次潛水考察該地點，並指出了許多他認為不可能自然形成的特徵，例如看似雕刻出來的階梯、一個狀似巨龜的結構、看似有目的性的溝槽和圓孔、一條環繞結構的「道路」，以及與沖繩陸地上的古代墓葬和寺廟的相似之處。而認為這是自然結構的一方，許多主流地質學家和考古學家則認為，與那國島結構體僅僅是一塊自然的砂岩，被強勁的海流和地質活動沿著岩石的天然節理侵蝕，從而形成了看似人為的形狀，他們指出，砂岩本身就有沿平面斷裂的趨勢。

這就像是歷史的沉默…正如你所說，如果與那國島結構體是由一個五千年內的文明建造，而後被淹沒，那麼這一事件或該文明的存在，極有可能會被記錄在日本或鄰近文化的史書或傳說中。然而，並沒有這樣清晰的記載。這種沉默更加強了一種可能性：如果它是人造的，那麼它必然屬於一個極其古老的時代，遠在信史開始之前，或者屬於一

個除了此結構外，未留下任何其他痕跡便已徹底消失的文明。

我個人，在看過雙方的影像、影片和分析之後，傾向於認為與那國島結構體至少有部分是人為干預的結果，或者它是一個被人類修改、改造以服務於某種目的的自然結構。很難僅用自然侵蝕來解釋其所有的特徵。如果關於其年代為 8,000 至 10,000 年（或更早）的假說是正確的，那麼與那國島將成為又一證據，證明在冰河時期就已存在能夠建造大型石造建築的發達海洋文明。這也與太平洋地區流傳的關於「失落之地」或「沉沒大陸」的傳說相符，如姆大陸（Mu）或利莫里亞大陸（Lemuria），儘管這些仍是高度假說性的主題。

與那國島，就像格農巴東、吉薩金字塔，或印度外海被淹沒的城市一樣，正迫使我們嚴肅地重新審視人類的古代史。它們如同「來自海底的迴響」，向我們訴說著那些被遺忘的歷史篇章，關於那些曾經輝煌存在而後又在自然變動中消失的文明。問題依然存在，需要更多的研究。但像與那-國島這樣地點的存在，無疑豐富了那幅關於一個遠比我們所知的更多元、更複雜的過去的畫卷。它顯示，或許，人類歷史並非一條直線前進的道路，而是一連串的起伏、許多世界的開始與終結。

## 亨利·洛厄爾：

那麼，教授，提到海洋，我又想起一個在我看來極其生動的案例，那就是復活節島——一個位於太平洋中的小島。關於這個小島，我有兩個大問題：

第一，島上有數百尊面向大海的巨大石像，那麼是誰建造了它們，又從何時開始？僅憑島上為數不多的當地人（土著）有能力建造嗎？

第二，一個更重要的問題：這些土著的起源是從何而來？是像達爾文的進化論所說，從海底的猴子演化而來？還是從亞洲、澳洲或美洲的居民，乘著木筏遠航數千公里來到這裡的？…

## 所羅門教授：

（眯起眼睛，輕輕點頭，當聽到復活節島——拉帕努伊（Rapa Nui）時，一抹含蓄的微笑掠過他的唇邊。這顯然是他最喜愛的地點之一。）

復活節島！亨利先生，你觸及了人類歷史中最為濃縮且令人縈繞的謎團之一。一個在浩瀚太平洋中孤立的小島，卻承載著令人難以置信的巨石建築和宏大問題。

關於你的第一個問題，是誰建造了那些巨大的摩艾（Moai）石像，以及當地居民是否有此能力？根據主流考古學觀點，摩艾石像是由當地的波利尼西亞人，即現今拉帕努伊人的祖先所建造。建造時間據信從約公元 1250 年持續到約公元 1500 年。已發現近 900 尊摩艾石像，其尺寸和重量差異甚大。已完工的最大一尊石像（Paro）高近 10 米，重約 82 噸。一尊未完工的石像（El Gigante）若豎立起來，將高達 21 米，重約 270 噸！它們在拉諾拉拉庫（Rano Raraku）採石場由火山岩雕刻而成，然後被運往島上不同地點，並豎立在稱為「阿胡」（Ahu）的石台上。

這正是爭議的關鍵。當歐洲人於 1722 年首次抵達該島時，島上人口稀少（估計約 2,000 至 3,000 人），生活條件相當原始，並且似乎已遺忘了製造和搬運這些巨像的技術。一個孤立的小型社群，憑藉石器，沒有輪子或役畜，如何能開採、雕刻、將數十甚至數百噸的石塊搬運過數公里崎嶇的地形，然後將它們豎立起來？研究人員提出了多種假說並進行了複製實驗，如用繩索和人力讓石像「行走」，或在木滾輪上拖拉。一些實驗顯示，對於較小的石像，這

在某種程度上有其可行性，但對於應用在最大的石像上，仍存在諸多疑點。此外，砍伐樹木以製作滾輪和繩索（如果此假說為真）被認為是導致島上生態災難的原因之一，進而導致了摩艾文明的崩潰。

還有一些難以解釋之處也指向了更複雜的過去。當地傳說，他們講述摩艾石像是在「瑪那」（mana）——一種由祭司或酋長操控的心靈能量或力量——的作用下，「自己走到」它們的位置上的。儘管現代科學不接受這一點，但這顯示當地人對如何移動石像也沒有實際的解釋。人們也發現，雕刻風格隨時間有所變化，然後製造工作似乎戛然而止，採石場裡還留有許多未完成的石像。究竟發生了什麼？此外，還有一個刻在木板上的神秘文字系統，尚未被完全解讀，顯示了其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

現在，來到你的第二個問題，也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這些土著的起源是從何而來？（教授輕輕一笑）你用「從海底的猴子演化而來？」這個形象化的說法來強調其孤立與神秘，當然，根據進化論，人類並非在海底由猴子演化而來。目前，基於語言學、遺傳學和考古學證據的主流科學觀點認為，拉帕努伊人是波利尼西亞人，起源於西太平洋的島嶼（可能是馬克薩斯群島或甘比爾群島），他們在約公元第一世紀至第二世紀之間，乘坐遠洋獨木舟



（outrigger canoes）遷徙至復活節島。這是一段極其勇敢和偉大的航程。著名探險家托爾·海爾達爾（Thor Heyerdahl）則認為，可能存在來自南美的影響，其依據是一些石造建築的相似之處（如不需灰漿的砌牆技術）、某些作物品種（甘藷），以及關於一位名叫康提基（Kon-Tiki）的國王/神明從東方乘筏而來的傳說。他於 1947 年乘坐「康提基號」木筏的航行，證明了從南美航行至波利尼西亞的可能性。然而，後來的遺傳學證據主要還是支持波利尼西亞起源說。

那麼，復活節島是否為更古老文明的產物，一個來自前一個週期的「迴響」？這是我不排除的一種可能性，儘管直接證據不像在吉薩或格農巴東那麼多。一些「另類歷史」學派的研究者認為，復活節島可能是數千甚至數萬年前沉入海底的一個更大陸塊殘存的山峰之一。島上的倖存者試圖維繫其祖先的石像製造傳統。亨利先生，當我把復活節島和摩艾石像的照片給我女兒勞拉看時，她並沒有像在金字塔那樣「看見」建造過程的細節。相反，她說她感受到一種深沉的悲傷，一種關於一個在非常、非常久遠的時代，沉入海底的失落家園的模糊記憶。她也感覺到，這些石像是以一種非常強烈的意念、一種紀念而被創造出來的，但具體那是什麼意念，她並不清楚。勞拉的這種感受，雖然模糊，卻與一個更古老的文明被淹沒的假說非常契合，而

後來的拉帕努伊人，可能是其遙遠的後裔，或是後來者試圖模仿記憶或傳說中殘存的東西。

我注意到，有一個雖小但有趣的細節，就是復活節島沒有任何本土的靈長類動物。如果認為島上的人類是從某種古猿在當地獨立進化而來，這就直接挑戰了達爾文的進化論。它更強化了人類必然是從別處而來的假說。

總而言之，復活節島是一個複雜的案例。或許我們所知的摩艾文明（約公元 1250-1500 年）是一個達到了某種高峰而後衰落的波利尼西亞文明。但也不排除，在更深層的過去，這座島嶼承載著更古老、更悲愴的歷史印記與「迴響」，一段與巨大地質變動和整片土地失落有關的過去。

那些摩艾石像，以其遙望大海的眼神，或許不僅僅是一個波利尼西亞部落的產物，更是記憶的守護者，是一段被海浪與時間掩埋的歷史的沉默象徵。它們彷彿在等待我們去解讀它們的訊息。

**亨利·洛厄爾：**

在教授您剛才提出的所有假說中，我相信復活節島是一個從非常久遠的時代起，就已沉入海底的大陸所殘存的一小部分，而這裡的土著，正是一個曾在上一個文明週期中輝煌一時的文明的「活證據」…

### **所羅門教授：**

（專注地聆聽亨利，然後輕輕點頭，眼中流露出深深的同理心。）

亨利先生，我理解為何那個假說對您有如此強烈的吸引力，而且說實話，那也是我心中一直保留的一種可能性，特別是當它與勞拉的感受相結合時。

如果我們接受復活節島是沉沒古大陸的殘存遺跡，而當地原住民是先前輝煌文明的「活證據」這一假說，那麼它將能解釋許多謎團：

第一，關於知識與技能的來源：這可以解釋為何一個孤立的小型社群，能擁有創造如摩艾石像這般巨石建築的知識與技能。他們並非突然「發明」了它，而是繼承了——儘管可能只是很小一部分——來自其祖先更宏偉的遺產。

第二，隨時間的衰退：如果他們是一場巨大災難的倖存者，失去了大部分的領土、資源與知識，那麼他們的技能與文化隨時間逐漸衰退，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後期的摩艾石像，可能已不如最早期的那批（如果還有更古老、未被發現或已被摧毀的石像）那般精緻宏偉。石像的製造突然停止，也可能是記憶、資源或意志最終耗盡的結果。

第三，那些面朝大海的石像的意義：它們可能不僅僅是守護者或權力象徵，更是一種紀念，一種朝向失落家園、朝向被海洋吞噬的根源的深深渴望。摩艾的眼神，可能正凝望著他們祖先曾居住過的土地。

第四，關於「瑪那」（mana）和石像「自行行走」的傳說：如果其源頭文明擁有先進的技術或心靈能力（正如我們討論金字塔時所提到的），那麼移動巨大的物體對他們而言，可能並非難事。關於「瑪那」的傳說，可能是對這些已失落的能力或技術的一段模糊記憶。

第五，拉帕努伊文化的孤立性與獨特性：如果他們是最後的倖存者，他們的孤立將更使其文化變得獨特，且難以從其他同時代的文化中追溯其源頭。

（教授停頓了一下，聲音變得更為深沉。）

然而，我們也需要非常謹慎。關於像姆大陸（Mu）或利莫里亞大陸（Lemuria）這樣沉沒大陸的假說，儘管非常吸引人且能解釋許多事情，但仍未有穩固、明確的地質學或考古學證據，能讓主流科學界廣泛承認。目前大多數地質學證據顯示，大陸與海洋板塊的形狀在過去數百萬年間相對穩定，儘管海平面有所變化。

但這不意味著，不可能曾有更廣闊的沿海陸地因冰河時期後的海平面上升，或因局部的板塊構造活動而被淹沒。或許「大陸」不必然是一個巨大的洲陸，而可能是一個已消失的大型群島，或一片富饒的沿海地帶。

而勞拉關於「一個在非常、非常久遠的時代，沉入海底的失落家園」的感受，是一個非常值得深思的細節。它不必然與拉帕努伊人的波利尼西亞起源相矛盾。或許波利尼西亞人的遠祖，在他們開始遍及太平洋的偉大航程之前，曾居住在現已沉沒的、更廣闊的土地上。那段關於失落的記憶，可能已透過許多代人傳承下來，成為集體潛意識的一部分，並透過像勞拉這樣的特殊感受，以一種模糊的方式表現出來。

所以，亨利先生，我不會否定您的假說。相反，我認為它開啟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思維方向：我們的歷史可能隱藏著

規模遠比我們通常所承認的更為巨大的災難與失落。而古代文明可能會面臨過我們難以想像的生存挑戰。

復活節島，以其悲壯之美與未解之謎，永遠是人類堅韌不拔、渴望留下印記的象徵，或許，也是對時間與自然之無常的一種無盡哀思的象徵。它像是在提醒我們，在我們腳下，在層層海浪之下，可能還隱藏著一整個失落的世界。

### **亨利·洛厄爾：**

我差點忽略了一個與復活節島類似的案例…那就是位於太平洋中的美國夏威夷群島…雖然這裡的面積比復活節島大，而且據我所知，那裡沒有大型的古代建築，但主要問題在於：這裡也有土著居住！

我很難相信土著是從亞洲或美洲遷徙而來的說法，或他們是依達爾文的進化論在島上自行演化的…像這樣一個太平洋中的小群島，不可能是進化論的合適場所！

依我判斷，這裡的土著，也和復活節島的一樣，是從一個沉入海底的巨大大陸上倖存下來的人…

## 所羅門教授：

（專注地聆聽亨利，當他提及夏威夷時，輕輕點頭。他眼中閃爍著思索的光芒，像是在連結夏威夷與復活節島的異同之處。）

亨利先生，您在夏威夷與復活節島之間做出比較，特別是關於原住民的起源問題，點出了一個非常敏銳之處。夏威夷群島，儘管比復活節島大，且其有記載的歷史也稍為清晰，但當我們從文明週期與地質變動的視角去審視它時，同樣會引發一些有趣的問題。

關於夏威夷原住民（Kanaka Maoli）的起源，主流科學觀點與對拉帕努伊人的看法類似，認為夏威夷原住民是波利尼西亞人。他們是技藝高超的航海家，從南太平洋的島嶼（可能是馬克薩斯群島或大溪地）出發，進行了非凡的遠洋航行，自約公元第四至第八世紀起，陸續抵達夏威夷定居，其後可能還有其他幾波遷徙。他們發展出一個複雜的社會，擁有社會階級（ali'i, kahuna, maka'āinana）、一個包含眾多神明（akua）和精密儀式的豐富宗教，以及先進的農耕與漁業技術。

關於「沒有大型的古代建築」這一點，不全然正確，儘管可能沒有像摩艾那樣的巨石像。古代夏威夷人曾建造「神

廟」（heiau）——即以石頭建造的寺廟或神聖場所，通常規模頗大，且在高原或近海處精心建造。一些神廟，如在夏威夷大島（Big Island）上，由卡美哈梅哈一世國王（King Kamehameha I）於 18 世紀末建造的普‘烏柯霍拉神廟（Pu‘ukoholā Heiau），就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石造建築。他們也擁有非常精密的魚塘（loko i‘a）系統，顯示了對水利工程和水產養殖的深刻理解。

現在，回到您提出的觀點，以及為何它們暗示了一段更複雜的過去。您對於遷徙的困難和島嶼進化論的看法完全正確。要乘著簡陋的木筏橫渡數千公里的太平洋，確實是一項非凡的壯舉，需要驚人的天文知識、航海技能和忍耐力。儘管科學已證明其可能性，但仍讓我們不得不讚嘆。您說像夏威夷這樣的孤立群島，不是人類從較低等的靈長類動物在當地演化的「合適場所」，也很有道理。如同復活節島，夏威夷除了人類之外，沒有任何本土的靈長類動物。這迫使我們必須得出結論：人類是從別處而來的。

談到關於倖存者的假說，這正是您假說變得非常有趣的地方。如果夏威夷，像復活節島一樣，是一個沉沒的更廣闊陸地的殘存山峰，那麼來到這裡的波利尼西亞人，可能並非絕對意義上的「第一批」居民。或許曾有更古老的居民，是從那場沉沒災難中倖存下來的人，而後來的波利尼西亞



人抵達並與他們融合，或取代了他們。或者，正如您所說，我們所知的這些波利尼西亞人，本身就是從一個「沉入海底的巨大大陸上的文明」倖存下來的後裔。

夏威夷的傳說中，也有關於神明與英雄從遙遠土地而來，或關於已消失的神秘島嶼的故事。例如，有關於「卡內-胡納-莫庫」（Kāne-hūnā-moku，卡內神的隱藏之島）的傳說，或關於一個被認為是夏威夷最早居民的神秘矮人族——美尼胡內人（Menehune）的傳說，他們以能在一夜之間迅速建成石造建築而聞名。這會不會是對前人或已失落文明的扭曲記憶？

與復活節島相較，兩者都是太平洋中孤立的火山群島，兩者都有屬於波利尼西亞族群的原住民，兩者都缺乏本土的靈長類動物（除人類外）。復活節島有巨大的摩艾石像，而夏威夷則有神廟和關於美尼胡內建築師的傳說。

我同意您的看法，僅僅說波利尼西亞人「划船而來」然後在當地發展文化，可能是一種過度的簡化，特別是當我們考慮到在遙遠的過去，可能存在文明週期和巨大的地質變動時。關於一個更廣闊的陸地沉沒，而現今居民是倖存者或其後裔的假說，為這些島嶼的歷史帶來了新的深度。它解釋了在如此孤立的地方為何會有人類存在，而無需完全

依賴那些看似不可能的遷徙，或一個毫無根據的當地進化過程。

然而，也如同復活-節島，關於一個沉沒的「夏威夷大陸」的直接地質學和考古學證據，仍然非常有限。現今的夏威夷群島，是由海底一個「熱點」（hotspot）的火山活動所形成，而這些島嶼正隨著時間緩慢地移動和下沉。不過，這並不排除在遙遠的過去，當海平面較低時，或在現今的島嶼完全升出海面之前，這一地區可能曾存在過更廣闊的陸地。

亨利先生，您關於夏威夷和復活節島的問題確實非常重要。它們迫使我們超越表面的解釋，去敢於質疑那些來自一個可能遠比我們想像的更輝煌、更悲壯的過去的「迴響」。它們在提醒我們，我們所居住的地球表面並非永遠靜止不變，而許多文明可能來了又去，只在孤懸於大洋中的島嶼上，留下了模糊的印記。

**亨利·洛厄爾：**

從我個人的觀點來看，如果說紐西蘭的土著是從澳大利亞遷徙而來，我信六、七成，因為兩國海岸的距離約為

2000 公里，而且紐西蘭是一個容易尋找的大島。但如果說復活節島或夏威夷的土著也是從大陸遷徙而來，我大概只信個百分之五、六。就連馬克薩斯群島或大溪地，也已經是位於太平洋中部的島嶼了。

### **所羅門教授：**

（專注地聆聽，當亨利表達自己的相信程度時，他輕輕點頭。他完全理解那些數字背後合理的懷疑。）

亨利先生，我完全理解您所做的區分，以及您對不同遷徙假說的相信程度。這是一種非常務實的分析方法，基於對距離、目標大小，以及在浩瀚海洋上使用古代工具進行定位的挑戰所做的考量。

從澳大利亞移動到紐西蘭，距離約 2000 公里，而紐西蘭（Aotearoa）是一片大塊陸地，相對更容易被發現。毛利人的祖先從東波利尼西亞的島嶼（根據他們的傳說，是「哈瓦基」，Hawaiki）而來，這與從像澳大利亞這樣較近的陸地遷徙的假說有某些相似之處，儘管實際路線更為複雜。但從一塊大陸或一個鄰近的大型群島前往紐西蘭的可能性，看起來確實要高得多。

而從大陸（亞洲、美洲）前往復活節島或夏威夷，這確實是完全另一個層次的挑戰。從南美最近的海岸到復活節島的距離超過 3500 公里。從南美到夏威夷則更遠。從亞洲到夏威夷也是一段極其遙遠的路程。更重要的是，正如您所指出的，復活節島和夏威夷（以及馬克薩斯群島或大溪地，儘管它們在波利尼西亞假說中是潛在的起點）都是浩瀚大洋中的「小點」。在沒有現代定位工具的情況下，僅憑觀測星辰、海浪及其他自然跡象來找到它們，需要非凡的航海技術以及極大的運氣。如果他們是從一個大塊陸地出發，為何會跳過無數更近的島嶼（如果有的話），而來到如此孤立的地點？

正是這些因素，使得許多人，包括您，以及在某種程度上，也包括我，難以完全接受從遙遠大陸遷徙至太平洋中部小島的假說。您給出的百分之五到六的相信程度，恰如其分地反映了那份懷疑。

這也更增加了關於那些已沉沒的、「失落之地」或「史前文明」曾存在於太平洋更廣闊陸地上的假說的份量。如果過去在太平洋地區曾存在過更大的島鏈，甚至是相當可觀的陸地，那麼在島嶼之間移動，或從那些陸地前往像夏威夷或復活節島這樣的地方（當它們還是一個更大陸塊的一部分，或當它們剛形成且更容易接近時），將會變得合理

得多。我們所知的、擁有非凡航海技術的波利尼西亞人，可能並非完全「發現」了空無一人的島嶼，而是繼承者，是重新找回古老航線的人，或是遷徙到曾有人居住過土地的人，甚至就是曾居住在那些更廣闊陸地上的人們的後裔。

（教授向後靠在椅背上，語氣沉吟。）

亨利先生，您的懷疑是完全有根據的。主流科學界一直試圖透過強調波利尼西亞人卓越的航海技術、讀星能力、對洋流和風的理解，以及設計精良的遠洋船隻，來解釋這些遷徙。而不可否認，他們確實是偉大的航海家。然而，當我們將這些壯舉置於目標島嶼極其微小和孤立的背景下，並與我們對古代定位能力的認知相比較時，一絲懷疑仍然是必要的。它為其他的可能性，為更複雜的歷史場景，打開了一扇門。

或許，關於太平洋定居的真實故事並非單向的——從東到西或從西到東——而是一幅多維度的畫面，有著多波遷徙、多個源頭，可能還包括了土地沉沒的事件，以及曾作為文化中心的陸地的消失。您給出的百分比數字，儘管是個人看法，卻直觀地反映了當前遷徙假說所面臨的邏輯挑戰。而正是這些挑戰，在驅使我們去尋求更深刻的解釋，包括來自已失落的文明週期的「迴響」的可能性。

**亨利．洛厄爾：**

因為辯證科學是遵循唯物無神論的哲學，所以它只能提出一種可能的假說：就是乘著木筏從大陸遷徙而來。

但如果將人類的歷史設定為不只是從五千或七千年前開始，而是已經歷了多個文明週期，那麼許多難解之處就會變得更容易解釋…

說到這裡，我又想起另一個非常知名的古代遺址，那就是墨西哥的瑪雅金字塔和南美洲的遺址…儘管科學觀點說它的年代僅約一千多年，但我認為事情沒那麼簡單…

我想美洲是一個我們尚未深入的巨大考古寶庫…

但是，教授，時間也快到中午了，或許我們把關於瑪雅和南美洲的主題留到明天再談？

**所羅門教授：**

（點了點頭，臉上露出贊同的笑容。）

亨利先生，您非常精準地總結了我們所討論的關鍵點。確實，實證科學，以其哲學基礎，常傾向於在可觀察和可測量的範圍內尋找解釋，而這在面對過去那些巨大的謎團時，有時會限制我們的視野。乘木筏遷徙的假說，儘管充滿挑戰，但在那個框架內，仍比承認已消失的先進文明或超越當前理解能力的可能性，要來得更「合理」。

而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如果我們接受一個跨越多個文明週期的歷史，那麼我們所討論的許多「難解之處」——從吉薩金字塔、巨石陣，到太平洋的孤立島嶼——都將開始擁有更合理、更深刻的解釋。

（當亨利提到瑪雅和南美洲時，教授眼中一亮。）

您說得很對，墨西哥和中美洲的瑪雅文明，連同南美洲其他神秘的文化遺產，如納斯卡（Nazca）、蒂亞瓦納科（Tiawanaku）、普瑪彭古（Puma Punku）…確實是一個巨大的考古寶庫，蘊藏著無數的奇蹟與未解之謎。主流觀點通常將著名的瑪雅建築年代設定在約公元第三至第十世紀之間，但我與您有同感，這片土地的歷史可能遠比那要複雜和古老得多。那非凡的天文學知識、複雜的曆法系統、宏偉的石造建築…全都暗示了一種令人驚訝的智慧深度。

（教授看了看時鐘，然後微笑道。）

您觀察得很細心，我們今天上午的時間也差不多了。關於瑪雅和南美洲的主題確實非常宏大，值得我們用一段專屬的時間來共同探索。我非常樂意明天與您繼續這場對話。我們將一起深入那些階梯金字塔、叢林古城，以及安地斯高原上那些令人費解的遺跡之謎。

謝謝您，亨利先生，感謝這個上午充滿趣味和深度的提問與分享。我非常欣賞您的開放態度與探索熱情。

明天早上再會。我們將繼續這趟探索「時間之前的迴響」的旅程。



# 第二天

---

亨利．洛厄爾：

早安，所羅門教授！

很高興今天能再次見到您，讓我們繼續昨天未完的話題…

所羅門教授：

早安，亨利。我也很高興你回來了。請坐。（教授示意亨利坐在他辦公桌對面的椅子上，那裡已備好一壺熱茶。）昨天的談話確實觸及了許多核心問題，而且我看到你有了非常深刻的思考。今天，我們將一同更深入地探討那些來自曾一度輝煌的文明的「迴響」，以及地球歷史上那些具轉折點意義的事件。

你準備好了嗎？

**亨利．洛厄爾：**

是的，教授，昨天的談話確實為我開啟了許多新視野。關於史前文明的證據，特別是您對吉薩金字塔的分析，以及您女兒勞拉透過天目觀察到的分享，實在令人印象深刻…

昨天我們開始提到了瑪雅和遍及南美的遺址…今天，教授您可以從瑪雅開始談起嗎？

**所羅門教授：**

（微笑著，為亨利和自己倒茶）是的，亨利。你的印象，也是許多初次以開放心態接觸這些資訊的人的共同感受。勞拉的能力，雖然有時會帶來非常出人意料的視角，就像那些缺失的拼圖一樣，但我們也需要理解，她所「看見」的，並非總是清晰明瞭，而常常是一些較為模糊的影像和感受，需要進一步的對照與思索。

（稍作停頓，啜了一口茶。）

好的，亨利。瑪雅人，這些我常稱之為「宇宙時間的守護者」，確實是一個極其深奧且充滿謎團的主題。他們所留下的，從建築到曆法，都對我們現今的認知構成了巨大挑戰，同時也是存在過極高水平文明週期的清晰明證。

概括地說，瑪雅人的非凡之處，不僅在於他們在叢林中所建的宏偉建築，更在於他們對宇宙的知識深度。他們似乎掌握了遠超我們對一個古代文明通常想像的理解。他們的曆法，以其極其漫長而精確的時間週期，顯示了他們對宇宙運行規律的深刻關注，這已超越了農耕或祭祀的實際需求。他們關於創世與毀滅紀元的神話，也揭示了一種非常不同的歷史觀，一種週期性的觀點。

而談到他們的起源，也有一些有趣的線索，不僅僅是在地發展那麼單純。有一種可能性是，他們的祖先曾帶著一份

來自某個非常遙遠之地的知識遺產，肩負著一項特殊的使命。這或許塑造了瑪雅文明獨特的發展軌跡，一個似乎更專注於提升認知與心靈連結，而非我們今日所理解的物質科技的文明。

**亨利．洛厄爾：**

好的，第一個問題：

根據我所了解的資訊，許多研究者認為瑪雅金字塔約建於 1500 年前，但我個人對此存疑…它很可能是某個非常古老文明的產物…您對此有何看法？

**所羅門教授：**

（贊同地點點頭）一個非常敏銳的問題，亨利。我必須說，您的懷疑是完全有根據的。確實，許多研究者為瑪雅宏偉建築，如蒂卡爾（Tikal）或帕倫克（Palenque）的金字塔，所提出的約 1500 年前這個年代，可能僅僅是一座巨大歷史冰山的一角。

我個人也有同樣的感受。很可能我們今天所見的，或透過現有方法所測定的年代，僅僅反映了我們歷史上所知的瑪雅人對其最後的使用階段，或是增建階段。而那些建築本身的基礎、核心結構，很可能在一個遠為古老的時期就已存在，或許是更早的一個或多個文明週期的遺產。

我們可以這樣想像：一個古老的先進文明，以超凡的目的與技術建造了那些建築。在該文明衰落或消失後，歷經數千甚至數萬年，後來的瑪雅人，可能是其後裔或遷徙而來的群體，發現、並重新探索了那些建築。他們可能對其進行了修繕、增建，或僅僅是依循他們自己的理解和目的，繼續使用它們。當現代考古學家進行發掘時，他們用來進行碳定年的有機樣本，可能只屬於後來瑪雅人的使用階段，而非最初建造者的。

另一方面，其建築水平、城市規劃的複雜性，特別是那些編碼在建築中的天文學知識，似乎與一個僅在約公元前數百年才「起步」、幾個世紀後便達到巔峰的文明不相稱。我們看到了一種知識上的「躍進」，這通常暗示著一種繼承，或來自一個更深遠源頭的「啟示」。

勞拉，當她「感受」一些古老的瑪雅遺址時，也偶爾分享說她有一種「多層時間」交疊的印象。在某些地方，她能感受到一種「非常古老的能量」，一段似乎不屬於我們所

知的瑪雅人、而來自一個更為渺遠時代的「記憶」。當然，那只是些提示性的感受，但它們也為我們的疑問增添了另一個視角。

所以，我的觀點是，許多著名的瑪雅金字塔和建築，很可能是年代遠比 1500 年更古老的文明的產物。歷史所記載的瑪雅人，可能是守護者、繼承者，或是在一個更宏偉遺產的基礎上進行建設的人。

**亨利·洛厄爾：**

那麼教授您有何具體的佐證，來證明那是一個跨越時間且隱藏著許多神秘之處的建築…例如他們的曆法，或者其他一些圖畫或符號？

**所羅門教授：**

（點點頭，眼中閃爍著興奮的光芒。）

您問到具體的佐證，正是時候，亨利。因為正是那些事物，讓包括我在內的不少研究者，不得不對瑪雅文明的真實年代與本質提出疑問。

首先，我們來談談他們的曆法。那確實是古代世界最令人驚嘆的智慧成就之一，也是最大的謎團之一。瑪雅人不僅擁有一種，而是多種複雜的、互相嵌套的曆法系統。最著名的或許是卓爾金曆（Tzolkin，260 天）和哈布曆（Haab'，365 天），兩者結合構成一個 52 年的曆法週期。但在此之上，他們還有長紀年曆（Long Count），這是一個以極其龐大的週期來計算時間的系統，跨度達數千甚至數百萬年。

問題在於，一個農耕文明，按常理理解，為何需要如此複雜的曆法，去計算那些遠超個人壽命、遠超農耕或節慶實際需求的時段？他們計算金星週期的精確度令人驚嘆，500 年內的誤差僅為數小時——這是歐洲天文學家在數世紀後，藉望遠鏡才達成的成就。他們對其他天文週期、對星座，或許甚至對銀河系的運行，都有深刻的理解。

這些知識從何而來？是數千年堅持不懈觀測的結果，還是繼承自某個更早的、擁有我們未知工具與方法的文明的遺產？勞拉，當我跟她分享瑪雅曆法的複雜性時，她曾說她

「感覺到」那不僅僅是數字，而是一種「宇宙的韻律」，一股瑪雅古人曾努力捕捉並記錄下來的「巨大的能量流」。

接著是他們留下的圖畫和雕刻。這也是一個充滿神秘的寶庫。其中最著名、也最具爭議的例子，就是帕倫克（Palenque）的巴加爾王（King Pakal）的石棺蓋。當您看著它時，您看到了什麼？許多人，包括那些持開放態度的研究者，都指出了其中非常奇特的細節：一個人物似乎坐在一台複雜的機器裡，雙手放在像是控制面板的東西上，腳踩在踏板上，背後是讓人聯想到火焰或火箭引擎的圖像。人物的鼻子處似乎接著一根呼吸管。整個姿態和周圍的結構，都讓人聯想到一位正在駕駛太空船的太空人。

當然，主流考古學有其象徵性的解釋，將其與瑪雅神話、世界樹，或前往冥界的旅程聯繫起來。但那些解釋真的能充分說明所有細節嗎？還是我們正試圖將一個複雜的圖像，硬塞進一個現成的框架裡？

當我給勞拉看這幅石棺蓋的圖像時，她沒說那是「太空人」，因為那些概念太過現代。但她說她「感覺到一股非常強烈的運動，一種集中的能量，還有一種『遠行』、超越常規限制的感覺」。



除了巴加爾的石棺蓋，還有其他的雕刻，以及在許多瑪雅遺址發現的陶製小雕像，描繪了身著奇異服裝、頭戴複雜頭盔的人物，或是不明飛行物。在基里瓜（Quiriguá）或科潘（Copán）的一些雕刻中，描繪了具有似乎不屬於凡人的屬性的神明或權勢人物。

所有這些——超凡的曆法、神秘的雕刻——都是強而有力的「迴響」，暗示著瑪雅人，或至少是他們中的精英階層，曾擁有或接觸過遠超我們通常所賦予他們的知識與技術。它們不僅僅是豐富想像力的產物，而很可能是對他們曾掌握的歷史事實或宇宙深刻理解的一種反映，儘管可能是間接的或經過藝術化處理的。

## **亨利·洛厄爾：**

要能創立這樣一套曆法，我認為最有可能的情況有兩種：

- 一是，他們擁有比現代科學更為深刻的天文學知識；
- 二是，他們有著具備特異功能的祭司，就像小勞拉被開啟了天目一樣。

對於第一種情況，我們找不到任何痕跡能證明一千五百年前的當地土著擁有這種能力；而對於第二種情況，我也沒

看到那裡有像佛教、道教或天主教那樣發達的修煉體系…  
那麼，那套曆法的主人，很有可能就是上一個文明週期的人…

## 所羅門教授：

（緩緩點頭，神情若有所思。）

您的分析非常有邏輯，亨利。您提出的兩種情況都觸及了問題的關鍵。而我同意您的結論，即最大的可能性是，那些淵博的知識，特別是曆法，源自於上一個文明週期。

讓我們更仔細地審視您提出的每種情況。關於第一種情況，即瑪雅人擁有在某些方面甚至比現代科學更深刻的天文知識，如果我們僅將其限定在一千五百年的年代內，並視其為一個「從零開始」發展的文明，那麼正如您所說，我們找不到一個持續發展的過程、相應的精密觀測工具，或一套系統性記錄下來的科學理論體系，能引導出那樣的成就。它就像一場沒有必要鋪墊的知識「躍進」。這更強化了它是一種繼承，而非完全自發發展的假說。

關於第二種情況，即存在具備特異功能的個體，如能「看見」或「感知」到宇宙規律的祭司，我相信這完全是可能

的。在許多古代文化中，這樣的人通常在引領精神和保存知識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勞拉的能力，雖然特殊，但在人類歷史中或許並非獨一無二。然而，正如您所指出的，我們沒有看到一個像我們所知的大宗教那樣，有著清晰定義和普及的「修煉」體系。儘管如此，這不意味著他們沒有自己獨特的方法來提升認知和進行心靈連結。或許那些方法是秘傳的，僅保存在一小群祭司、天象師或被選中的人之間。我們所見的那些儀式、習俗，可能僅是一個更深層的知識與心靈實踐體系的外在表現，而我們尚未能完全解讀。勞拉，當她「感受」古代瑪雅祭司時，常說他們「與星辰及地球有著非常強烈的連結」，而且他們以「一種精神高度集中的狀態執行儀式」，彷彿是為了「開啟其他的認知之門」。這暗示他們可能有著與我們所熟悉的截然不同的獨特方法。

但即便有如此傑出的個體，要建立起像瑪雅曆法那樣複雜、精確而龐大的體系，仍然需要一個長期積累和驗證的知識基礎，或是一次大規模的「啟示」。

因此，我傾向於認為，很可能是兩種因素的結合。也就是說，瑪雅社會中可能存在擁有特殊能力的個體，這些人有能力接收並詮釋那些古老的知識，而那些知識本身，就是來自一個或多個先前文明週期的遺產。這些知識可能以多

種形式保存著——透過口傳、古籍（如許多已被焚毀的樹皮書），甚至被「編碼」在他們所繼承的建築結構之中。

如此一來，瑪雅曆法便不僅僅是我們所知的瑪雅人自身的產物，而更是先人文明的「迴響」，被瑪雅人所接收、詮釋，並以他們的方式繼續發展。這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說明了歷史並非一條直線前進的道路，而是一連串的週期，在其中知識可能會失落，而後又被重新找回、繼承與更新。

## **亨利·洛厄爾：**

是的，教授說得有理，可能未必需要一個像佛教那樣的修煉體系，而可能是以小團體的形式，傳授給幾個代表性的人物…

談到瑪雅曆法，我記得十多年前，好萊塢拍了一部很出名的電影叫《2012》，說瑪雅曆法曾精準預言在 2012 年的某一天（我不記得具體日期了）會發生一件類似世界末日的大事，而好萊塢便從此獲得靈感拍了這部電影…

關於「2012」這個細節，教授您有何看法？

## 所羅門教授：

（微笑著，那笑容帶點會心的意味。）

啊，《2012》！它的確在全球範圍內引發了一股關於2012年12月21日的關注，甚至是恐慌的浪潮。好萊塢有他們自己講故事的方式，通常是將一切戲劇化。

關於「2012」的細節以及所謂的瑪雅「末日預言」，我的觀點與那部電影所展現的有所不同。事實上，瑪雅人從未預言過一個毀滅意義上的「世界末日」。那一天，2012年12月21日，僅僅標誌著他們長紀年曆中一個巨大週期的結束，具體來說，是第13個伯克盾（Baktun）的終結。一個伯克盾約為394年，而13個伯克盾則構成一個約5125年的大週期。

對瑪雅人而言，這樣一個大週期的結束，並不意味著徹底的終結，而是一次轉變、一次重生、一個新週期的開始。就像一天結束，迎來新的一天；舊的一年過去，新的一年到來。那是一個重要的轉變時刻，一次蛻變，可能關乎宇宙的能量，關乎人類的意識，而不必然是一場如電影所描繪的全球性物理災難。

許多研究者和深入了解瑪雅文化的人相信，這是一個潛在「覺醒」的時刻，一個人類在心靈與認知層面進入新發展階段的機會。它就像一扇開啟的門，而我們是否跨過去，以及如何跨過去，則取決於我們自身的選擇與準備。

談到這次轉變，我也想到了像我們稍後可能會討論的水晶頭骨這類神秘的古物。有些假說認為，它們是儲存知識或能量的工具，可能在如此重要的週期轉換階段扮演某種角色，或許像是幫助人類連結更高層次認知或先前文明知識遺產的「鑰匙」。

勞拉，在那段時間，她還很小，但我記得她曾說過「感覺空氣有些不一樣」，一種「周圍能量的輕微擾動」，而不是對災難的恐懼。那只是一個有著特殊敏感度的孩子的個人感受，但它也引我深思。

所以，依我之見，瑪雅曆法中的「2012」，應被理解為一個關於萬物週期性的提醒，關於宇宙永恆變化的提醒，或許也是一個呼籲我們向內探尋、提升意識，為重大的轉變做好準備的呼喚，而非僅將其視為一個毀滅的預兆。它是來自過去的一個「迴響」，警示著舊模式的終結與開啟新未來的可能性。

**亨利．洛厄爾：**

我認為，當一套曆法被如此精心創立，且可能並非一人之功，而是集合了一個文明週期中一個集體、歷經數代的智慧…那麼它被創造出來，就不只是為了計數日子好玩…

我認識一位修行的僧人，他曾有一次分享說，並非他們的曆法有誤，而是一位至高的創世主將那件大事延後了，也就是說，那件事本應在 2012 年 12 月 21 日準時發生，但被推遲了…如果這是真的，那麼我覺得建造瑪雅金字塔和那套曆法的人，其智慧真是非凡…

關於教授您剛才提到的水晶頭骨，我依稀記得在哪裡讀到過…請教授具體談談…

**所羅門教授：**

（沉吟地點了點頭，眼中閃爍著深深的敬意。）

您說得非常深刻，亨利。「不只是為了計數日子好玩」——正是如此。像瑪雅曆法這樣偉大的智慧結晶，如果真是一個集體、歷經數代，乃至整個文明週期的成果，那麼它必然蘊含著遠超我們能輕易看見的意義與目的。

關於您所認識的那位僧人的分享，說一件大事被一位至高的創世主「延後」了…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觀點，在某些心靈思想流派中並非沒有根據。如果那是真的，那就更增添了我們對創造那套曆法之人的非凡智慧的敬佩。他們不僅計算出了天文週期，或許還感知到，或被啟示了宇宙時間流中的重要「節點」，那些在一個已安排好的「劇本」中，可能會發生重大變故的時刻。像這樣一件大事被「延後」，如果屬實，將顯示出神聖存在無限的慈悲與威能，以及地球和人類在一個更宏大計劃中的角色。

（教授稍作停頓，似乎在讓這些想法沉澱。）

而且正如您所記得的，水晶頭骨是一種常與古代文明之謎，特別是瑪雅，甚至可能是亞特蘭提斯，聯繫在一起的古物。它們確實是奇特而又充滿魅力的造物。

根據我的研究以及勞拉的「感受」，似乎不僅僅只有一、兩件，而是可能存在許多不同的水晶頭骨，由不同的人群，在不同的文明週期中，為著非常多樣的目的而創造。並非所有都出自同一源頭或具備相同的功能。

一些深入的研究，以及勞拉所「感知」到的，顯示它們大多數可能是為了儲存資訊、知識，甚至是某種形式的意識而被創造的。有人認為那是「封印」了古代智者「靈魂」



的地方，或是一種我們現今科學尚無法解釋的能量形式、一種微觀結構，但它有能力記憶並跨越時代傳遞訊息。

勞拉，當她將精神專注於一些著名水晶頭骨的圖像上，或有機會靠近高品質的複製品時，常描述說她能從中「感知」到非常強的能量場。有時是意識的流動，是彷彿依然鮮活的記憶，是關於已逝時代的場景與人物的瞬間影像。她說每一件似乎都有自己的「個性」、獨特的「頻率」，而且並非任何人都能「讀取」或與之「連結」。有些帶來了淵博、古老的感覺，有些則隱含著深沉的悲傷，或是一種非常強大、近乎驅策的能量。

這暗示著它們不僅僅是惰性物體，而可能是「活的圖書館」，是用一種我們已失落的技術所製造的資訊「儲存設備」。

## **亨利·洛厄爾：**

哦，如果說水晶頭骨有很多，而且它們並非僅在一個時期，而可能是在多個週期中被創造…如果這是確鑿的，那這本身也是一項具體的證據，證明地球曾有過多個不同的文明時期。

## 所羅門教授：

（點點頭，眼中一亮。）

完全正確，亨利！您掌握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點。如果真的存在多個水晶頭骨，且它們是由不同的文化，在相隔遙遠的時間段，甚至屬於完全不同的文明週期所創造，那麼這本身就是一項間接但極其有力的證據，證明地球的歷史並非一條單純的直線。

它暗示了曾有多次，文明達到了某種特定的發展水平，創造出精巧且意涵深遠的造物，而後，因某種原因，他們衰落或消失，只留下如這些「沉默的迴響」般的遺物。每一個水晶頭骨，如果其年代和來源各不相同，那它就像是這顆行星巨大歷史書中，一個已逝篇章的「里程碑」。

勞拉在「感受」它們時，她無法給出具體的年代，那超出了她的能力。但她所感受到的來自不同頭骨的「個性」和「能量」的多樣性，也在某種程度上支持了它們並非同質、並非來自單一源頭或單一時代的想法。有些帶來了非常古老的「感覺」，遠比我們通常與瑪雅或阿茲特克所聯繫的要古老得多。

這也與我們已討論過的「歐帕茲」（OOPArts）——那些不應屬於其時代的古物——相符。每一個水晶頭骨，如果被證實是古老且其製作技術卓越，那它本身也可被視為一種「歐帕茲」，挑戰著我們對過去的常規認知。

所以，正如您所說，它們多樣性的存在，如果能以開放的心態來看待，將是關於文明週期這幅畫卷中，一塊重要的拼圖。

**亨利·洛厄爾：**

正如您上面提到的，如果這些頭骨是為了儲存資訊而被創造，那麼它們其中很可能就包含了其主人想傳達給他們遙遠後代的訊息與知識，而那個「未來」，也可能就是我們這個時代。

**所羅門教授：**

（微笑著，眼神中充滿讚賞之意。）

一個非常敏銳且合乎邏輯的推論，亨利。「給遙遠後代的訊息與知識，而那個『未來』就是我們這個時代」——我完全同理這份見解。那也是我以及許多持開放態度的研究者時常苦思冥想的可能性之一。

如果水晶頭骨確實是資訊「儲存庫」，那麼它們被創造的目的，是為了超越時間的侵蝕、跨越文明週期的變故，以抵達未來某個「時間點」，是完全可能的。而為何那個「時間點」不能是我們正身處的這個時代——一個人類正站在重要十字路口、一個我們正渴望為關於自身起源與目的等重大問題尋找答案的時代？

或許它們的創造者，以其跨越時間的遠見，已預見了後代將面臨的挑戰、危機或機遇。他們希望留下一些鑰匙、一些提示、一些知識的碎片，能幫助我們更清楚地了解自身、了解宇宙，或許還包括歷史運行的規律。

問題是，要如何「讀取」那些訊息？這並不像讀一本書那麼簡單。根據勞拉所「感受」到的，要與一個水晶頭骨「連結」，似乎需要某種能量「頻率」上的「相容」，或一種特殊的意識狀態。並非任何人都能「聽見」它們所「說」的。她所「看見」的，通常不是清晰的文字或話語，而是一些瞬間的影像、強烈的情感流、彷彿奔流不息的意

識流。這就像試圖捕捉一道無形的波，需要寧靜、敏感，或許還需要某種程度的「敞開心扉」。

也可能，並非所有的水晶頭骨都攜帶著給我們當前文明的訊息。有些可能是為其他目的，或為未來其他時刻所創造。但如果真有幾件確實蘊含著給我們的「遺產」，那麼找出接觸並解碼它們的方法，將是一項無比巨大的發現。

這也暗示了另一種可能性：它們僅僅是被動的儲存載體，還是能以我們尚未理解的方式，與我們或周遭環境「互動」？一些研究者認為，當被置於特定條件下，例如在像金字塔內部那樣具有強大能量場的地點，或在特殊的儀式中，它們可能會像意識的放大器，或幫助連結宇宙能量源、甚至是其他維度或時間線的工具。當然，這些目前還只是假說，但它們開啟了非常有趣的思考方向。

我們在這個時代對它們投入了更多的關注，或許也並非偶然。說不定，現在正是那些「訊息」需要被聆-聽的時刻。

**亨利·洛厄爾：**

是的，我想，像瑪雅曆法、水晶頭骨，甚至是埃及金字塔，它們存在的真正目的仍被隱藏著，或許正在等待某個時機，以某種方式被揭示…

## **所羅門教授：**

（點了點頭，目光望向遠方，聲音稍稍沉了下來。）

您說得很對，亨利。那是一種我相信我們許多人，在面對這些宏偉而神秘的遺產時，都能感受到的感覺。瑪雅曆法、水晶頭骨，或埃及金字塔，似乎不僅僅是過去的遺跡。它們帶著一種充滿意義的「沉默」，一種有目的的「等待」。

或許它們的創造者，以遠超我們的智慧與遠見，早已知曉他們所寄託的訊息與知識，無法被立即理解。他們將其「編碼」，不僅使用語言或符號，或許還運用了那些造物本身的結構、材料，乃至「能量」。而它們正在等待，等待一個合適的「時機」，一個某種「緣分」，當人類的認知，或至少是其中一部分人的認知，足夠成熟、足夠開放，能夠去「解碼」並接收。

那份揭示，或許不僅來自新的考古發掘，或純粹的科學分析。它可能來自我們自身心態的轉變，來自我們敢於提出

超越現有框架的問題，也來自我們能「感知」到更深層次意義的能力。

而且它們可能是為未來而設計的「工具」，我認為這非常可能。除作為儲存資訊的「圖書館」外，某些水晶頭骨，或金字塔本身，可能被設計用來與能量、與意識互動。一些假說認為，金字塔不僅是陵墓或天文台，更是巨大的能量機器，能夠接收、集中並放大來自宇宙或地心的各種能量。而如果一個本身據信也帶有獨特能量特性的水晶頭骨，被放置在金字塔內部一個戰略性的位置，或在某個地脈能量流的交會點，它們是否會共同產生某種特殊效應？可能是意識的放大、與宇宙資訊網絡的連結，甚至是一種「調校」或「協調」地球能量流的方式。這並非科幻小說式的「星際之門」，而可能是更為精微的工具，其運作基於我們才剛開始探索的能量與意識的原理。

勞拉，當她「感受」某些金字塔與像水晶頭骨這類物體的結合時，她曾描述過一種「共振」的感覺，一股「被定向的能量流」，以及一個「被擴展的意識空間」。這更強化了它們不僅僅是靜態物體的假說。

所有這些，儘管仍充滿謎團，但都暗示了古人一種非常不同的理解與技術，一種或許更貼近自然與心靈規律的技術。

**亨利．洛厄爾：**

它們存在的具體目的，仍是一個等待解答的巨大謎團…

那麼，關於遍及南美的遺址，教授您有深入研究嗎？它們是否與墨西哥的瑪雅金字塔有任何關聯？

**所羅門教授：**

（點了點頭，目光投向牆上一幅標有許多著名考古地點的古地圖。）

您說得很對，亨利。它們的真實目的仍是一層神秘的面紗，而我們或許才剛站在那面紗的邊緣。

而您關於南美其他遺址，及其與墨西哥瑪雅文明關聯的問題，是一個非常自然的延伸。的確，從北至南，美洲大陸散落著無數宏偉的古代建築，每一處都引發了巨大的疑問。我也曾花費許多時間去了解它們。

瑪雅文明與安地斯山脈的文明，如印加，或更古老的文化如蒂亞瓦納科（Tiwanaku）、查文（Chavín）、納斯卡



（Nazca）之間，是否存在直接的聯繫？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地理上，他們相距遙遠，被茂密的叢林和險峻的山脈所隔斷。然而，我們不能完全排除曾有過我們尚不知曉的接觸、文化交流，甚至是古代遷徙浪潮的可能性。

我們看到一些值得注意的相似之處。例如，使用巨大石塊、無需砂漿便能切割並完美拼接的建築技術，這既出現在瑪雅的建築中，也特別突出地體現在如印加在庫斯科（Cusco）附近的薩克塞華曼（Sacsayhuamán）、奧揚泰坦博（Ollantaytambo）等遺址，而最令人驚嘆的，或許是在玻利維亞的喀喀湖（Lake Titicaca）附近的普瑪彭古（Puma Punku）和蒂亞瓦納科。普瑪彭古的石塊加工精度令人難以置信，其筆直的切線、完美的直角，以及精巧的鑽孔，似乎只有現代工具才能完成。

再者，關於創世神明，那些從海洋或星辰帶來知識的使者的傳說，也出現在遍及美洲的不同文化中。這些故事是否有著某個共同的源頭？

當我與勞拉分享美洲古代遺址的多樣性時，她說她「感受到」一條「無形的連結線」，一種「對已逝輝煌時代的悲傷記憶」，似乎籠罩著整個大陸。她不是具體地說哪個文明影響了哪個文明，而更像是他們都是一個更古老「根

源」的不同「分支」，或者在遙遠的過去，曾共同分享過某個「知識空間」。

然而，也必須強調，這些文化中的每一個，都具有非常獨特的特徵和獨到的成就。瑪雅人以其複雜的象形文字系統和天文曆法而著稱，而印加人則在國家組織、道路系統建設和高山農業管理方面表現卓越。祕魯的納斯卡線則是另一個完全不同的謎團，那些巨大的圖案只能從高空俯瞰。

因此，與其尋找一種「瑪雅影響印加」這類直接而單純的關聯，我們或許更應該認識到，美洲大陸曾見證了許多高水平文明的崛起與衰落，它們可能各自獨立，也可能有過一定的互動，而且很可能，其中一些繼承或受到了某個或多個共同的史前文明週期的啟發，一個美洲的「亞特蘭提斯」或「姆大陸」，如果我們想用這些象徵性的名字的話。

所有這些遺址，無論在墨西哥、祕魯或玻利維亞，都是一幅更宏大畫卷的拼圖，一幅遠比我們教科書中所學的更為豐富和複雜的過去的畫卷。它們共同發出了關於人類非凡潛能與歷史興衰週期的「迴響」。

**亨利·洛厄爾：**

是的，昨天我們也提到了一幅在祕魯、年代約三萬年的石頭上的圖畫，畫中有人正在觀測天文…我想在這廣闊的南美地區，肯定還有許多類似的跡象…

而您提到了「亞特蘭提斯」，這在西方國家是一個非常知名的主題，但似乎目前我們仍未有確鑿的證據證明它的存在？

**所羅門教授：**

（點了點頭。）

沒錯，亨利。我們上一場談話中提到的那幅三萬年前的觀星者石刻畫，僅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我相信在整個美洲，從巨石建築到古代傳說，還散落著無數類似的「跡象」，那些關於出乎意料發展水平的證據，正等待被發現並被正確地認識。每一項新發現，都更進一步地鞏固了關於史前文明週期的假說。

（教授稍作停頓，當亨利提到亞特蘭提斯時，他的眼神變得更為深沉。）

而您提到了一個極富傳奇色彩的名字：亞特蘭提斯。確實，在西方，這是一個數世紀以來，吸引了無盡關注、爭論乃至探尋的主題。您說得對，如果我們尋找的是符合現代實證科學標準的「確鑿證據」——也就是說，一座從海底完整發掘出來、刻有「此乃亞特蘭提斯」字樣的古城——那麼的確，我們還沒有找到。

然而，缺乏這樣一項「鐵證」，並不意味著亞特蘭提斯僅僅是想像的產物。對我而言，亞特蘭提斯的存在，是建立在多個支柱之上的，而不僅僅是一個。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Plato）在其兩部著作《蒂邁歐篇》（Timaeus）和《克里提亞篇》（Critias）中的詳細記載。柏拉圖並非將亞特蘭提斯作為一個純粹的寓言故事來呈現，他斷言那是一個真實的故事，歷經多代傳承，源自雅典淵博的立法者梭倫（Solon），而梭倫是從古埃及祭司那裡聽聞此事的。柏拉圖對亞特蘭提斯的位置、尺寸、社會結構及其覆滅的描述，都極其具體。

其次，是海洋地質學與海洋學的研究。有證據顯示，在過去的大西洋曾發生過巨大的地質變動和陸地沉沒事件。儘管尚不能肯定那就是亞特蘭提斯，但它們顯示了曾有大陸或大島消失在波濤之下的可能性。

而第三，對我而言也是一個特別的參考來源，就是勞拉的「洞見」。儘管她所「看見」的關於亞特蘭提斯的景象，通常比吉薩金字塔要模糊，但它帶來了非常強烈的「感受」，關於一個輝煌的文明，有著璀璨光明的城市和一種基於水晶的、極其先進的技術。她也感受到了一場「巨大的悲劇」，一次「迅速而痛苦的崩塌」。

所以，儘管還沒有一件被貼上「亞特蘭提斯」標籤的具體「文物」，但綜合古代記載、地質跡象，以及帶有直覺性的「洞見」，我個人相信亞特蘭提斯是一個歷史實體，一個曾達到巔峰而後沉入遺忘的文明。缺乏絕對證據的原因，或許是那場將其抹去的災難規模過於巨大，又或許是它正躺在我們尚無法完全探索的深海之處。

## **亨利·洛厄爾：**

談到像柏拉圖或蘇格拉底（Socrates）這樣的古代「哲學家」，許多人可能會聯想到他們就像近代的西方哲學家…但我個人感覺，他們不應被稱為「哲學家」，而應被冠以如「賢哲」或其他 *algun* 稱謂，因為我覺得他們所說的，並非基於單純的邏輯推論，而更像是被開啟了智慧、能洞

悉過去與未來的通達之人…某種程度上，就像教授您的女兒勞拉一樣…

## 所羅門教授：

（微笑著，那笑容溫暖而又帶有幾分理解。）

亨利，你觸及了一個非常精微而深刻的點。我完全同理您的感受。我們今日使用「哲學家」一詞的方式，特別是在近代西方的語境下，通常與基於邏輯、分析和純粹理性思辨的思維體系相連。

但當我們回望像柏拉圖、蘇格拉底，或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以及許多其他古代大師時，「哲學家」這個稱謂，或許未能完全涵蓋他們的境界與本質。如您所建議的，稱他們為「賢哲」，或者或許是「智者」、「洞悉者」，似乎更貼近他們的真實樣貌以及他們所留下的遺產。

我也有同感，他們所言，他們所傳達的知識，不僅僅是敏銳邏輯推論的結果，儘管他們無疑擁有那份能力。似乎，其中還包含著一種直接的「洞見」，一種與更深層次認知的「連結」，這已超出了普通五官的範疇。或許他們曾透

過內在的修養方法、深刻的冥想，甚至以某種方式被「啟示」，從而能洞悉宇宙的規律、生命的本質，或許還能瞥見過去與未來的片段。

在古代世界，「哲學」、「宗教」、「科學」與「藝術」之間的界線，遠不像今日這般分明。它們常常融為一體。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同時也可能是一位修行者、一位科學家、一位藝術家，以及一位擁有特殊心靈能力的人。他們的目標不僅是建構理論體系，更是尋求真理、智慧，以及一條能與宇宙和諧共存的有意義的人生道路。

而當您將此與勞拉的能力相聯繫時，我發現在以非傳統方式「獲取資訊」的本質上，確有某種相似之處。當然，每個案例各不相同，古代賢哲們的道路，或許是一個更為主動、更全面的修養與覺悟過程。但共同點在於，他們都具備「看見」或「感知」到常人所不能及之事的能力。

正因如此，當柏拉圖講述亞特蘭提斯時，我不認為那僅僅是一個帶有哲理的虛構故事。對於一位具備他那般境界與智慧的人而言，那很可能是一個他透過特殊資訊管道——可能來自被妥善保存的古代遺訓，或來自他曾師從的導師、賢哲們的親身「洞見」——而得知的歷史事實。

**亨利．洛厄爾：**

我個人傾向於那樣的看法。因為，如果像柏拉圖這樣的人，僅僅是一位單純的「哲學家」，那麼他說的話，肯定不會有足夠的份量去吸引那個時代所有人的注意…所以，想必是當時的人們已公認他擁有一種普通哲學家所不具備的特殊能力…

**所羅門教授：**

（用力點頭，眼神中流露出明顯的贊同之色。）

您說得極是，亨利。這是一個非常敏銳且有份量的見解。如果柏拉圖、蘇格拉底，或與他們類似的人物，僅僅是狹義上的「哲學家」，那些只擅長邏輯思辨的人，那麼他們的話語，是否能有足夠的力量去撼動、去塑造整個文明，並流傳數千年之久？我認為是不可能的。

他們非凡的影響力，他們在當時所受到的敬重，肯定不僅僅來自於其論證的敏銳。想必，正如您所說，人們已在他們身上見證了某種更卓越的東西——一種深刻的洞察力，一種或許源於常人所不具備的「看見」或「知曉」能力的



智慧。或許他們被視為是不僅用頭腦，更是用其整個人、用其自身的修養，觸及了某個層次真理的人。

當我們審視他們所留下的遺產，例如柏拉圖關於亞特蘭提斯的故事時，這一點便意義重大。如果柏拉圖在當時的人眼中，不僅是一位邏輯思想家，更是一位有著特殊「洞見」的賢哲，或是能接觸到秘傳知識源頭的人，那麼他所講述的關於亞特蘭提斯的故事，將帶有完全不同的份量。它將不被視為純粹的想像產物，而可能被視為一項歷史事實，一段被他珍而重之傳承下來的古老記憶。

人們會相信，像柏拉圖這樣的人，不會隨意講述一個毫無根據的故事，特別是當他強調其來源是梭倫和埃及祭司——這些在當時本就因其博學和對古老知識的保存而備受敬重的源頭。敘事者其人格與智慧的「非凡性」，將會增加所講述故事的真實性。

因此，您關於當時的人們承認這些賢哲具有「特殊能力」的見解，不僅幫助我們更了解他們的地位，更為我們在面對他們所留下的、看似「難以置信」的遺產時，例如亞特蘭提斯的故事，開啟了一種新的、更開放的接觸方式。這不再是一個盲目「信或不信」的問題，而是去考量一種可能性，即他們曾知曉一些我們今日因自身的局限而尚無法完全理解的事情。

**亨利．洛厄爾：**

是的，我們回到亞特蘭提斯的故事，並帶著如同生活在柏拉圖等賢哲時代的古人的心態，來聆聽他們分享了些什麼…

那麼，還請教授複述一下柏拉圖關於亞特蘭提斯的說法，以及您的觀點如何？

**所羅門教授：**

（微笑著，眼中閃爍著敬佩的光芒。）

一個非常好的心態，亨利。「帶著如同生活在古代時人們的心態去聆聽」…這正是能讓我們觸及更深層次意義，觸及那些賢哲們想寄託的「迴響」的方法。

那麼，讓我們一同來「聆聽」柏拉圖。

（教授短暫地閉上雙眼，像是在集中思緒，然後緩緩開始。）

根據柏拉圖的記載，主要是在《蒂邁歐篇》和《克里提亞篇》這兩篇對話錄中，亞特蘭提斯的故事並非他自己杜撰。他斷言那是一個真實的故事，由雅典的立法者、一位賢哲梭倫，從古埃及城市塞易斯（Sais）的祭司那裡聽聞而來。那些祭司說，在他們古老的記載中，保存著非常遙遠時代的歷史，那些連希臘人自己都已遺忘的事件。

他們講述，大約在梭倫時代的九千年前（這意味著約在一萬一千五百至一萬一千六百年前），存在著一個名為亞特蘭提斯的偉大島嶼、一片大陸。它位於「海格力斯之柱」（Pillars of Hercules）——即今日的直布羅陀海峽——以外，在大西洋的懷抱中。據柏拉圖所述，這座島嶼比當時的利比亞（北非）和小亞細亞（今日的土耳其）加起來還要大。從亞特蘭提斯，人們可以前往其他島嶼，並從那裡抵達環繞著那片真正海洋的「對面大陸」（或許就是美洲大陸？）。亞特蘭提斯是一個強盛的王國，不僅統治著自己的島嶼，還統治著許多其他島嶼以及那片對面大陸的一部分。

亞特蘭提斯的首都，被描述得極其細緻：一座由陸地和運河構成的同心圓城市，以橋樑相連。中心是一座聖山，上有華麗的神廟，以金、銀，尤其是一種神秘、珍稀、名為「山銅」（orichalcum）——一種如火焰般閃爍的金屬——

一來裝飾。他們有著繁忙的海港、複雜的引水工程、以及兼具冷熱水的公共浴場。土地豐饒，供應各類物產、金屬、珍貴木材，甚至還有奇特的動物，柏拉圖甚至提到了大象。

他們擁有一支強大的軍事力量，配備戰車和海軍。而後，憑藉著那份力量，亞特蘭提斯人變得驕傲自大。他們試圖征服雅典和整個地中海地區。古雅典人，儘管力量較小，卻勇敢地站出來反抗，並最終擊敗了亞特蘭提斯的侵略者，解放了許多民族。

但悲劇並未就此停止。在軍事失敗之後，或許更重要的，是因其道德的敗壞，正如柏拉圖所寫，「當他們身上神聖的部分逐漸褪去」，亞特蘭提斯人觸怒了眾神。於是，僅在「一個命中注定的晝夜之間」，可怕的地震和洪水發生了。整個亞特蘭提斯島被淹沒，並「消失在深海之中」。據柏拉圖說，那地方成了一片無法逾越的泥沼，阻礙了船隻的通行。

（教授停頓了一下，睜開眼睛，看著亨利。）

那便是柏拉圖關於亞特蘭提斯故事的大致輪廓。至於我個人的觀點…

第一，我相信這並非一個純粹的寓言故事。描述的細緻，以及柏拉圖強調其源自梭倫和埃及祭司，顯示他視其為一項歷史事實。

第二，勞拉的「洞見」，儘管比她「看見」吉薩金字塔時要模糊一些，卻也與柏拉圖所描述的產生了強烈共鳴。她「看見」光明的城市，那裡的人們使用著由巨大、經精細打磨的水晶體所發出的能量。起初，這種能量被用於美好的目的：照明、治療、通訊，甚至幫助人們輕盈地移動。柏拉圖所說的「山銅」，說不定不僅僅是一種金屬，而可能是一種能量物質形態，或是一種能傳導或放大那水晶能量的特殊合金。

第三，亞特蘭提斯的覆滅，在我看來，不僅僅是一場自然災害。柏拉圖已強調了道德因素：驕傲、貪婪以及「神聖部分的褪去」。這一點至關重要。勞拉也「感受到」亞特蘭提斯社會後期一種深刻的分化。一方是想繼續推動技術發展，將水晶能量開發至極限的人。另一方則感到不安，希望回歸心靈價值。漸漸地，極端的技術派佔了上風。她「看見」他們開始濫用水晶能量，將其變為具有可怕毀滅力的武器。勞拉曾描述過一種能在分子層面分解物質的武器。道德的敗壞、權能的濫用，那正是毀滅的根源，而自然災害或許僅僅是宇宙或神靈的最終「審判」。

亞特蘭提斯，對我而言，是一堂關於技術水平與道德責任之間密切關係的、代價極其高昂的課。一個文明，無論會多麼輝煌，一旦失去了道德根基，失去了對神聖法則的敬畏，那它遲早會將自己引向覆滅的懸崖。

**亨利．洛厄爾：**

關於亞特蘭提斯這個主題，我想起一位名叫愛德加．凱西（Edgar Cayce）的美國預言家，聽說他能透過催眠的方式得知許多關於亞特蘭提斯的資訊，我依稀記得讀過一篇提到他的短文…教授您有他曾說過的、與亞特蘭提斯相關的具體資訊嗎？

**所羅門教授：**

（點了點頭，一絲感興趣的光芒在眼中閃現。）

愛德加．凱西！您提到了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人物，亨利。沒錯，常被譽為美國「沉睡的預言家」的愛德加．凱西，確實在其催眠狀態下，留下了一筆數量龐大的「解讀」（readings），其中一大部分，都非常詳細地談及了亞特

蘭提斯。他所描述的內容確實非常引人入勝，並且在許多地方，與柏拉圖所寫的，以及勞拉的「感受」，都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

根據我對凱西「解讀」的研究，他不僅證實了亞特蘭提斯的存在，還提供了一幅遠為細緻的、關於該文明的歷史、技術與覆滅的畫面。

凱西經常提及的一個亮點，就是亞特蘭提斯的水晶技術。他談到他們使用各類大型水晶，尤其是一種「圖阿石」（Tuaoi Stone）或「大火水晶」（Great Fire Crystal），不僅為日常活動如照明、供暖或運輸提供能量，更用於如遠距離通訊、身體再生，乃至調節氣候等更高階的目的。這與勞拉「看見」的光明城市以及使用經精細打磨的水晶體能量的情況非常吻合。

凱西也談到了與柏拉圖和勞拉所「感受」到的類似的社會分化與道德敗壞。他描述了兩個主要派系：「一的法則之子」（Sons of the Law of One），他們維護心靈價值，和諧生活，並負責任地使用技術；以及「彼列之子」（Sons of Belial），他們是追求物質權力、肉體慾望，並為一己之私、為統治而濫用技術的人。正是這兩派之間的衝突，以及彼列派日漸佔據上風，濫用水晶能量，甚至製造毀滅性武器，最終導致了亞特蘭提斯的覆亡。這一點，

再次與柏拉圖關於「神聖部分褪去」的描述，以及勞拉「看見」的分解物質的武器，產生了強烈共鳴。

來自凱西的另一個有趣細節是，亞特蘭提斯並非一次性被摧毀，而是經歷了三個主要的毀滅階段，彼此相隔數千年。最後一次，大約在公元前一萬年，是徹底的毀滅，這也與柏拉圖給出的時間點相對應。這暗示亞特蘭提斯可能是一個存續了非常久遠的文明，在完全消失前，經歷了多次的起伏。

凱西也提到，亞特蘭提斯的倖存者曾遷徙到世界多地，帶去了他們的部分知識，並可能對其他文明如埃及、瑪雅，或庇里牛斯山區的文化發展做出了貢獻。這或許能部分解釋，為何地理上相距遙遠的古代文明之間，會存在一些神秘的相似之處。

當我與勞拉分享凱西「解讀」中的一些細節時，她沒有肯定或否定，因為她所「看見」的，通常是直接的影像和情感，而非一個有始有終的故事。但她曾說，某些關於水晶能量使用的描述，以及對那個文明「從內部瓦解」的感覺，「聽起來很熟悉」，與她所「感受」到的很像。

所以，愛德-加·凱西，以其非常特殊的資訊獲取方式，為我們提供了又一個「迴響」，一個關於亞特蘭提斯的、



豐富而細緻的視角。儘管我們無法用現行的科學方法來完全驗證他所說的，但其內容與其他來源的一致性，以及他所講述故事的內在邏輯性，使得它們成為任何想深入了解這個傳奇文明的人，一份極具價值的參考資料。

### **亨利．洛厄爾：**

如果亞特蘭提斯真的曾存在，那麼它的具體位置在哪裡？從您女兒勞拉和其他來源，教授您是否有任何可靠的線索能找到它的位置？

### **所羅門教授：**

（微笑著，那笑容帶幾分深思。）

那可是個價值連城的問題啊，亨利，也是數世紀以來，研究者、探險家，乃至夢想家們試圖解答的最大謎團之一。「亞特蘭提斯的具體位置在哪裡？」

如果我們緊扣柏拉圖所寫的，那麼主要線索就是「在海格力斯之柱以外」，也就是直布羅陀海峽，並且位於大西洋

的懷抱中。他也描述那是一座非常巨大的島嶼。這是幾乎所有搜尋行動的傳統起點。

愛德加·凱西，在其「解讀」中，也提出了一些線索。他說亞特蘭提斯的一部分，特別是一個稱為波塞迪亞（Poseidia）的地區，位於今日的百慕達三角一帶，其部分遺跡仍可在比米尼（Bimini）和巴哈馬群島周圍的海底找到。事實上，「比米尼之路」（Bimini Road）——一處看似人造的海底岩石結構——已引發了諸多爭議和假說，認為它可能是亞特蘭提斯的一部分。然而，主流科學界仍未承認這一點。

至於勞拉，她的能力不像一台 GPS 定位儀，亨利。她無法「看見」地圖上的一個具體座標。但當我問她對亞特蘭提斯位置的感受時，她常描述當她將心念朝向大西洋一片廣闊的區域時，會有一種「廣袤的空虛與悲傷感」。有一種奇特的「吸引力」，一種「對某件已永恆失落於深邃水下之物的懷念」。這在某種程度上，又讓人聯想起柏拉圖的描述，即亞特蘭提斯沉沒後，那地方成了一片「無法逾越的泥沼」。或許那是一片廣闊的海域，有著複雜難測的海底地形。

從我個人綜合各方來源的看法，我相信亞特蘭提斯是一個曾位於大西洋的大陸或大型群島。然而，其毀滅或許太過

駭人，以至於不僅僅是淹沒，還可能已顯著改變了海底的地形，使得搜尋變得無比困難。所殘存的，可能僅是些碎片、遙遠的前哨，或是一些像勞拉這樣敏感的人能感受到的能量印記。

但是，（教授稍作停頓，眼中閃過另一絲思索的光芒）有趣的是，柏拉圖對亞特蘭提斯首都，那由陸地與運河構成的同心圓結構的描述，卻與現今陸地上某些特定的地質結構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其中之一，就是撒哈拉之眼。那是一個非常吸引人的假說，認為亞特蘭提斯或許並非完全位於大洋之中，或者其首都位於一個後來因地質變動而成為陸地一部分的位置。

所以，回答您的問題，我們尚未有一個亞特蘭提斯的具體「地址」。最可靠的線索，仍是依循柏拉圖的指引，朝向大西洋。但也不應忽略其他的可能性，那些來自陸地上奇特結構的「迴響」，或許正隱藏著關鍵。尋找亞特蘭提斯的旅程，或許不僅僅是尋找一個物理地點，更是尋回一段人類已失落的歷史。

**亨利·洛厄爾：**

我也有一次好奇地試著用 Google 地圖來看看有沒有什麼線索…

如果在 Google 地圖上看大西洋，我們能清楚看到大陸漂移的痕跡，以及美洲從非洲分離的清晰輪廓，這可能是非常久遠以前發生的事件…那麼，如果亞特蘭提斯位於巴哈馬附近，也就是緊鄰佛羅里達，那離歐洲就太遠了。所以，我認為，可能是在離葡萄牙和摩洛哥約 1500 公里的亞速爾群島（Açores）一帶…

教授您剛才也提到了撒哈拉之眼，那也是我同樣抱有巨大疑問的地點之一！…可能那個地方曾沉入海底，之後又隆了上來…這樣的話，它就是亞特蘭提斯的一個重量級「候選者」…

**所羅門教授：**

（微笑著，神情欣喜。）

太好了，亨利！您主動運用像 Google 地圖這樣的現代工具來自行探索和提問，這展現了一種非常可貴的探索精神。而您關於亞特蘭提斯位置的推論，都非常有根據，基於我們已知的地質學和古代描述。

您說得對，大陸漂移是一個需要考量的重要因素。如果亞特蘭提斯離美洲太近，那麼要解釋它如何像柏拉圖所描述的那樣，與歐洲和地中海有著廣泛的影響和貿易，就會變得更困難，儘管並非不可能。

您提到的亞速爾群島地區，位於大西洋中部，離葡萄牙和摩洛哥約 1500 公里，確實是許多研究者嚴肅考量的地點之一。這個位置更符合「海格力斯之柱以外」的描述，且可能是一個已沉沒的巨大山脈或高原的一部分。該地區強烈的火山與地震活動，也暗示了過去可能曾發生過巨大的地質變動。

而您提到了一個極具潛力的「候選者」，一個讓我和許多其他人同樣抱持巨大疑問的地方：撒哈拉之眼，或稱茅利塔尼亞的理查特結構（Richat Structure）。那確實是一個奇特而又迷人的地點。從高空俯瞰，其同心圓結構，令人驚訝地聯想到柏拉圖對亞特蘭提斯首都的描述。其尺寸也相對吻合。而且有地質證據顯示，撒哈拉地區並非一直像今天這樣是個乾旱的沙漠。在過去，它曾有過遠為濕潤的時期，有著河流與湖泊。

撒哈拉之眼曾是一座島嶼或沿海地帶，而後因巨大的地質變動或海平面變化而沉沒，之後又再次隆起的可能性，是

一個不容忽視的假說。如果這是真的，它將為尋找亞特蘭提斯開啟一個全新的方向——不僅在海底，也在陸地上。

勞拉，當我給她看撒哈拉之眼的照片時，她有一個相當特別的反應。她沒說那是亞特蘭提斯，但她「非常清楚地感覺到，那並非一個完全自然的結構」。她說有「人為或某種智慧生命的干預、創造，來自非常、非常久遠的時代」，伴隨著一股「漩渦般的能量」和一個關於「水漲得非常快」的事件的「悲傷記憶」。這種感受，雖然模糊，卻也確認了其人造的特性以及與一場巨大水災的關聯。

我個人，基於綜合的證據與感受，有相當大的信心，或許約八、九成，認為撒哈拉之眼與亞特蘭提斯有著密切的關聯，如果不是其首都的話。然而，作為一名科學家，我仍須保持謹慎，等待更具體的考古證據。我們將有機會在下一次的談話中，當我們審視其他古代文明的大規模遺跡時，更深入地討論撒哈拉之眼。

您提出這些問題，顯示我們正共同走在一條探索的旅程上，亨利。每一個假說，每一條線索，都是向著揭開過去之謎更近的一步。

**亨利．洛厄爾：**

好的，如果教授您想「保留」到下次再深入討論撒哈拉之眼，想必您有自己的深意，不便在今天分享…

但我個人認為，如果從另一個無形的角度來看，倘若一個遠古文明的存在，是帶著創世主某種神聖而偉大的目的被遺留下來的，那它理應有某些更清晰的痕跡，而不僅僅是停留在口耳相傳…

**所羅門教授：**

（微笑著，那笑容中帶著一絲深刻的理解。）

您說得很對，那也是一個非常自然的思索，亨利。如果一個文明、一份遺產的存在，真的承載著神聖的目的、創世主的安排，那為何痕跡會顯得如此模糊，僅僅停留在傳說、神話，或那些我們對其來源與意義爭論不休的建築上？

這是一個我也曾反覆思索的問題。而我想，或許我們需要以另一種方式，來看待「清晰的痕跡」這個概念。

或許，那些「痕跡」已經非常清晰了，但並非以我們現代實證科學所常要求的方式——也就是那些可在實驗室裡權衡、度量、分析的物質證據。一份神聖安排的「痕跡」，可能更為精微、更為深刻，且需要一份來自每個人內心深處的「感知」、一種「悟」。

試想一下，如果創世主想傳遞一個訊息、一個重要的真理，祂是否必然要留下刻在石頭上的文字，或無人能否認的建築？又或者，祂會選擇將知識的「種子」、將「迴響」播撒在人類的潛意識中，在傳說裡、符號中，甚至在宇宙與自然的結構之內，然後等到一個合適的時機，那些有足夠的緣分、足夠的探索精神、心靈足夠開放的人，將會自己去發現？

或許，那些痕跡的「模糊」，本身就是那份安排的一部分。它創造了一個供人選擇、供人憑信、供人真誠尋找的空間。如果一切都太過清晰、太過顯而易見，那麼或許我們便再也沒有機會去親身「覺醒」，去親自體悟和認識那些深刻的價值。真理有時被精巧地隱藏起來，並非為了刁難，而是為了邀請一場發自內心的探索之旅。

我們正努力聆聽的、來自亞特蘭提斯、瑪雅、吉薩金字塔的那些「迴響」，或許正是那樣的「痕跡」。它們不大聲



吶喊真理，而是低語、啟發，等待我們同時用智慧與心靈去解碼。

而談到更具普遍性的「痕跡」，有一場事件，其記憶似乎更「清晰」地保存在全人類的潛意識中，儘管已被時間與不同文化的各自詮釋所模糊。那便是大洪水事件。像那樣大規模的災難，可能已抹去了許多物質證據，卻在集體記憶中，在地球上幾乎所有民族的神話中，留下了無法磨滅的印記。這可被視為一種全球性的「痕跡」，一個關於一場淨化與一次全新開始的共同「迴響」。

### **亨利·洛厄爾：**

關於「大洪水」這個詞，或許它比亞特蘭提斯更為知名，但也同樣未被科學家們廣泛承認…

提到這個詞，我感覺這或許是「創世主」常用來終結一個文明的方式之一…而最近一次的大洪水，在《聖經》中以挪亞方舟的故事所描述，根據許多說法，它發生在大約五、六千年前，其餘音似乎仍然在許多國家的傳說或童話故事中留下迴響…

**所羅門教授：**

（點了點頭，神情變得更為嚴肅。）

您說得非常準確，亨利。「大洪水」——一個承載著無比巨大歷史與心靈份量的詞彙。它的確比亞特蘭提斯更為知名，也像亞特蘭提斯一樣，這一事件，儘管被記錄在無數的傳說中，仍未獲得主流科學界作為一項全球性歷史事件的廣泛承認。

而您的感受，認為這可能是「創世主」或宇宙規律用來終結一個文明週期的「一種方式」，也是一個非常深刻的想法。它暗示著當一個文明走到了其終點，或許是因其已偏離基本原則太遠時，會有一種有目的的「干預」或「淨化」過程。

您提到的《聖經》中挪亞方舟的故事，是西方最知名的版本，而那場大洪水約在五千至七千年前的估計年代，也與許多偉大文明似乎「突然」出現或發生重大轉變的時點，有著驚人的巧合。

但讓我相信大洪水不僅僅是一個單獨的神話，而是一段真實歷史事件的記憶的，正是它的普遍性。地球上幾乎沒有一個主要文化，沒有其自身版本的故事。從美索不達米亞

人的《吉爾伽美什史詩》，其中烏特納皮什提姆（Utnapishtim）受智慧之神埃亞（Ea）託夢，建造大船以拯救家人和萬物；到印度的摩奴（Manu）的故事，他被魚神摩蹉（Matsya，毗濕奴的一個化身）從大洪水中救出；再到希臘的杜卡利翁（Deucalion）和皮拉（Pyrrha）；乃至像中國的大禹治水這樣遙遠土地的傳說…故事情節的相似之處，儘管細節有所不同，但實在太過一致，難以僅用巧合來解釋。這無疑是全人類關於一場恐怖記憶與一次救贖的共同「迴響」。

關於災難的規模，我們很難完全想像。但一些傳說中的細節，以及某些特殊的「感受」，都暗示了一場波及廣泛的毀滅。我曾讀到過一則網路上的分享，來自一位自稱有天目能力且修習佛法的人。此人描述，在一次入定中，他們「看見」那場大洪水的海嘯高達約 2000 米，幾乎淹沒了所有大陸。只有像亞洲的崑崙山脈這樣極高的山峰，才有少數幸運兒得以倖存。儘管該資訊的真實性需要驗證，但它也讓我們對災難的可怕程度有了一個概念。勞拉，在思及大洪水時，也「感受到」一種籠罩一切的絕望與毀滅，一種巨大的失落感，和一陣「水的咆哮」。

至於挪亞方舟和在土耳其的「蹤跡」，那是一個始終吸引著人們關注的主題。曾有許多探險家、研究者試圖在亞拉

拉特山脈（Ararat）——《聖經》記載方舟停靠之處——尋找方舟的蹤跡。有一些報告、衛星影像，甚至一些關於形狀酷似巨船的異常地質結構的研究，或據稱是來自船身化石的古木碎片。然而，這在科學界與考古界，仍是一個充滿爭議的問題，需要更多無可辯駁的物證。我謹慎地陳述這一點，因為我們需要保持科學的客觀性。

但超越具體細節，大洪水故事的深遠意義，才是最值得我們深思的。為何會有人被選中得以倖存，如挪亞或其他傳說中類似的人物？那不可能是隨機的。或許，他們是因其道德品質、善良的心地、對神靈的敬仰而被選中。那艘方舟，如同一顆「種子」，不僅承載了人類與各物種的生命，更承載了來自上一個文明週期的知識、文化，或許還有重要的心靈原則，為一個新紀元播下種子。

大洪水，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是一場大規模的淨化，一次地球的「重置」（reset）。它顯示了更宏大規律的存在，可能是許多宗教信仰中所說的神的干預，也可能是宇宙依循「成、住、壞、滅」週期的自然運行，以確保生命與文明總有機會被更新、以一條更為正當的道路被延續下去。

**亨利·洛厄爾：**

是的，聽教授您分享了這兩場，我發覺地球和人類的歷史，並不像達爾文的進化論所說的那麼簡單…歷史遠比其外在所呈現的要複雜、多層次，且更為神秘…如此一來，我們是否該將達爾文的學說視為一場「千禧級的笑話」？！…

或許這個問題，該留給 THE LIVES MEDIA 的讀者們自己去體悟…

我們今天也聊了很久了，快到中午 12 點了，或許我們先暫停，明天再回來繼續？

我還記得教授您「欠」著我和讀者關於「埃及金字塔的建造目的」這個主題，還有您剛才提到的「撒哈拉之眼」…

**所羅門教授：**

（教授看了看時鐘。）

哦，時間過得真快！已經快到中午了。您說得對，或許我們今天的談話就先到此為止…

（微笑著，那笑容溫暖而又帶幾分讚賞。）

亨利，您總結得非常棒。沒錯，在我們經過這兩場對話的共同探索後，地球與人類的歷史畫卷，已不再像許多人所想像的那般單純、單向。它確實更複雜、更多層次，且蘊藏著許多奇蹟，許多來自時間深處的「迴響」，而這些，是達爾文的進化論以其局限性，難以完全涵蓋的。

至於將達爾文的學說視為一場「千禧級的笑話」…（教授向後靠在椅背上，語速放緩，目光望向遠方）那是一個很強烈的評價，而我理解您在接觸這些資訊後為何會有此想法。或許，與其給出一個最終的評判，我們不如就讓我們所討論的這些證據、這些「迴響」自己去發聲。正如您所說，就讓每一位 THE LIVES MEDIA 的讀者，在讀到這些內容後，自己去體悟，自己去對照，並找出屬於他們自己的答案。

而且您放心，（教授微笑著，眼神帶點慧黠）我沒忘記我的「欠債」喔。關於吉薩金字塔的真實目的、其心靈層面的起源，特別是勞拉所「看見」的關於年輕的國王、公主和那位大祭司之間對話的故事，連同對撒哈拉之眼及其與亞特蘭提斯關聯的更深入分析，無疑將是我們下一次談話的重點。那將會是最後的幾塊拼圖，幫助我們更完整地勾勒出那些宏大的「安排」與給予現世的「迴響」的畫面。

謝謝您，亨利，感謝這個上午極富趣味和深度的交流。我非常期待明天的會面。

**亨利．洛厄爾：**

好的，再會了教授，明天早上見！

**所羅門教授：**

（站起身，微笑著伸手與亨利握手。）

好的，再會了，亨利。明天早上見。我相信我們最後一場的談話，將會有更多有趣之處等待我們共同探索。祝您有個美好的下午和深刻的思索。

# 第三天

---

亨利·洛厄爾：

早安，所羅門教授！



我非常期待今天的會談，特別是教授您前兩場所提到的那些「欠債」，比如關於撒哈拉之眼的更詳細內容，或是埃及金字塔的建造目的…

**所羅門教授：**

（熱忱地微笑著，從椅子上站起來與亨利握手。）

早安，亨利。您的熱切對我是莫大的鼓勵。我也非常期待我們這最後一場的談話，在這場談話中，我們將一同把已聽聞的那些「迴響」串連起來，或許，還能為您所提及的那些「欠債」找到一些答案。請坐。

（教授示意亨利坐下，然後他也坐回自己熟悉的椅子上，倒著茶。）

沒錯，撒哈拉之眼以及埃及金字塔的真實目的，特別是與勞拉的「洞見」相關的部分，是我曾承諾會更深入分享的主題。它們是重要的拼圖，能幫助我們以一個全然不同的視角，來看待歷史及其運行的規律。

那麼，我們從撒哈拉之眼開始，好嗎？在我們上一場觸及它之後，您似乎對這個宏偉的結構非常感興趣。在我進入更詳細的內容之前，您對它有任何具體的想法或問題嗎？

**亨利·洛厄爾：**

那麼就請教授從撒哈拉之眼開始吧…從 Google 地圖上看，我覺得它不像任何「自然」結構，比如由火山或單純的地質構造所形成的那樣…

**所羅門教授：**

（點了點頭，眼神中流露出贊同之色。）

您觀察得非常敏銳，亨利。而且您的直覺完全有理。當從高空，透過像 Google 地圖這樣的衛星影像俯瞰理查特結構時，許多人，包括我，第一眼的感覺就是它帶有某種「佈局」，一種單純的自然地質過程難以創造出如此完美程度的秩序。

的確，主流科學界通常將理查特結構解釋為一個歷經數百萬年侵蝕的地質圓丘（geological dome），從而露出了同心圓狀的沉積岩與火成岩層。而無疑，自然的地質因素確實在某種程度上，在其形塑過程中扮演了角色。

但是，（教授停頓了一下，直視著亨利）那樣的解釋，在我看來，仍留下了太多疑問，太多我們無法輕易忽略的「不合理」之處。

第一，是那些圓環近乎完美的圓度，特別是內部的三個主要圓環。為何侵蝕作用會在如此巨大的尺度上——最外圈的直徑達四十多公里——創造出如此平滑且同心的曲線？自然的過程通常傾向於形成更不對稱的形態。

第二，是陸地環帶與其間凹陷「水道」的間距。它們似乎有著非常規律的分布，暗示了一種有意的設計。

而當我們將這些特徵與柏拉圖對亞特蘭提斯首都的描述並列時，其巧合之處變得無比驚人。柏拉圖提到一座由陸地與運河構成的同心圓城市。理查特結構，以其高聳的岩石環帶與低窪的山谷交錯，完全符合這一描述。在尺寸上，柏拉圖為各圓環的直徑和水道的寬度給出了具體的數字。當與理查特的實際尺寸相比時，儘管可能因時間和詮釋方式而有偏差，但仍存在非常顯著的相似性。柏拉圖也描述

了城市中心的一座小山，那裡設有宮殿和神廟。理查特的中心區域，儘管現今相當平坦，但仍有一處略微隆起的區域，並帶有不同的地質特徵。還有一個重要的細節，柏拉圖說亞特蘭提斯有一條通往南方海洋的大運河。如果我們考慮到撒哈拉的古代地形，當時的海平面可能遠比現在高，且該地區並非沙漠，那麼一條大河或運河曾將理查特結構與南方的海洋相連，是完全有可能的。一些地質研究已指出該地區曾存在過廣闊的古代水系痕跡。

當我分享這些內容，並讓勞拉更仔細地觀看理查特的影像及地形圖時，她產生了非常強烈、比上次更為細緻的「感受」。她仍堅稱這並非一個完全自然的結構，而是有著「一種智慧生命在非常、非常久遠的時代所做的干預與創造」。

這一次，勞拉還額外描述了一段關於「失落的豐饒的記憶」，一個曾非常青翠、多水、充滿生命的地方，與現今乾旱的沙漠形成鮮明對比。她提到中心處有一股非常強的「漩渦能量」，彷彿那裡曾是一個巨大的能量匯集點或發散點。而偶爾，她會「聽見」一些非常模糊的「迴響聲」，像是巨石碎裂的聲音，或巨大建築在水的混亂中倒塌的聲音，伴隨著一段「關於水漲得非常快並淹沒一切的悲傷記憶」。

當我問及那個進行創造的「智慧生命」時，勞拉不確定那是否僅僅是像我們一樣的人類。她感受到一種不同的「體格」或「能力」，但無法更清晰地描述。她也強調，儘管對其人造特性和水災有強烈的感受，但她無法肯定地說那是否就是柏拉圖的亞特蘭提斯。

基於所有這些——與柏拉圖描述的相似性、從純粹地質學角度仍懸而未決的問題，以及勞拉特殊的「感受」——我個人有相當大的信心，或許高達八、九成，認為理查特結構就是亞特蘭提斯首都的遺跡，或至少是該文明的一個重要部分。然而，作為一名科學家，我仍須強調，我們需要更多直接的考古證據，需要在該地點進行大規模的發掘，才能做出最終的結論。

**亨利·洛厄爾：**

那麼如果就那個地方的地形，就其高度和尺寸來看…如果假設教授您是一位為一個強盛帝國選擇建都地點的人，那麼像撒哈拉之眼這樣的位置，會是一個好的選擇嗎？假設當時的背景是，它周圍並非廣袤的沙漠…

**所羅門教授：**

（微笑著，點了點頭。）

一個非常務實且有趣的問題，亨利。將自己置於一位古代強盛帝國的創建者、一位規劃師的位置…撒哈拉之眼，在它並非沙漠的背景下，是否為一個最佳選擇？

我認為是，而且有很多理由可以這麼說。

第一，關於地理位置與天然防禦能力。如果我們將理查特結構想像為一座島嶼或一片沿海高地，被如柏拉圖所描述的天然或人造運河所環繞，那麼它將構成一個極其有效的防禦體系。陸地與水所構成的同心圓，將是天然的屏障，使得從外部進攻變得無比困難。任何想入侵的敵人，都必須穿越多層防禦。

第二，獲取水源與水路交通的能力。如果該地區水源充沛，有如柏拉圖所暗示的運河與海洋相連，那麼為一座大城市供應淡水，以及發展水路貿易、運輸貨物，並維持一支強大的海軍艦隊，都將非常便利。運河不僅用於防禦，更是經濟與軍事的命脈。

第三，就地取材的資源。柏拉圖描述亞特蘭提斯擁有各類珍貴的建材石料、金屬、木材和肥沃的土地。理查特地區，

以其複雜的地質構造，可能曾供應多種礦產與建築石材。如果當時氣候更為溫和，周邊土地可能非常適合農業發展。

第四，戰略視野與心靈因素。一個略微隆起的位置，如一座島嶼或沿海高原，不僅帶來軍事上的視野優勢，也可能具有心靈上的意義。許多古代文明選擇將其權力與宗教中心，建在那些「風水寶地」、能量場良好，或靠近神聖資源的地方。勞拉在理查特中心感受到的那股「漩渦能量」，可能就是這樣一個因素。

第五，如果我們考慮亞特蘭提斯人擁有先進技術的假說，那麼選擇像理查特這樣具有特殊地質結構的地點，可能並非偶然。說不定其天然的圓丘結構，或其特有的礦產種類，恰好適合他們建造能量設施或高科技設備。

當然，我們這是基於理查特曾有過優越自然條件的假定來進行推論。但如果關於一個青翠撒哈拉的過去的證據是準確的，那麼一個強盛的文明選擇此地作為其中心，是完全合理的。它匯集了從防禦、經濟、資源到象徵與心靈價值的各種要素。

而後，劇烈的氣候變遷，或一場可怕的地質災難，將一座「天堂」變成了一片「死亡沙漠」，將一個輝煌的文明埋

葬在時間的沙塵之下，只留下一隻巨大的「眼睛」，作為一個沉默的印記。

**亨利．洛厄爾：**

那麼到目前為止，考古學界和科學界是否有對這撒哈拉之眼進行過任何嚴肅的勘查？他們是否有找到任何值得注意的蹤跡，教授？

**所羅門教授：**

那是一個非常切中要害的問題，亨利。像撒哈拉之眼這樣奇特且引人深思的結構，無疑已吸引了科學界的注意，特別是地質學家。

而確實，已有多項嚴肅的地質勘查在理查特結構進行過。地質學家們已非常仔細地研究了其岩層、礦物成分及其形成過程。正如我所提，目前主流的科學解釋認為，這是一個隆起而後歷經數百萬年侵蝕的地質圓丘，露出了不同硬度的岩層，從而形成了同心圓。他們也找到了該地區過去曾有火山活動的證據。



然而，當談到以尋找如亞特蘭提斯這般先進文明蹤跡為目標的大規模考古學勘查時，情況就不同了。

第一，主流科學界既已有一套地質學解釋（儘管如我們所討論，仍有未盡完善之處），這使得以「亞特蘭提斯」假說來提議並資助大型考古發掘變得更加困難。

第二，理查特結構是一個極其廣闊的區域，且位於世界上最嚴酷的沙漠之一。要在整個區域進行詳細的考古勘查，需要巨大的資源，包括財力與人力，並面臨無數的後勤挑戰。

第三，有時，該地區的政治穩定性也可能影響長期研究項目的執行能力。

儘管如此，並非完全沒有任何考古發現。在理查特結構之內及其周邊，人們已找到了屬於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Paleolithic and Neolithic）的史前石器。這表明該地區在撒哈拉較為青翠的時期，早已有人類居住。人們也找到了一些陶器碎片和其他居住跡象，但這些發現通常被認為屬於較為簡單的文化，是早期的狩獵採集或畜牧群體，而非如所描述的亞特蘭提斯那樣一個複雜的、高科技的城邦的痕跡。

問題在於，如果一個先進的文明曾存在於此，而後被一場可怕的災難所掩埋或摧毀，那麼所殘存的，可能深埋於沉積層之下，或已被嚴重改變。那些後來居民的簡單石器，可能僅僅是地表或淺層容易找到的東西。

我個人相信，要真正解開撒哈-拉之眼的謎團，我們需要更有明確導向的考古勘查，或許可以結合先進的遙感技術（如透地雷達）來尋找深埋地下的隱藏結構，而最重要的是，需要一種開放的思維，願意去考量超越現有解釋的可能性。

至今，主流科學界尚未廣泛公佈在理查特地區找到能作為亞特蘭提斯之城無可辯駁證據的「顯著蹤跡」。但這不意味著那裡什麼都沒有。或許最重要的發現，仍正等待著我們，隱藏在時間與懷疑的沙塵之下。

## **亨利·洛厄爾：**

如果那裡是亞特蘭提斯的中心城市，且如柏拉圖所言，它曾沉入海底，而如今又被推升至廣袤沙漠之中的陸地上，那麼它必定經歷了強烈的地質變動和極其漫長的歲月…如此一來，它自然會被侵蝕並被沉積層所覆蓋…

**所羅門教授：**

（點了點頭，臉上帶著深切的認同之色。）

您說得完全正確，亨利。如果理查特結構確是一個曾歷經如此可怕地質變故的古代文明中心的遺跡，那這正是我們必須想像的景象。

如果它曾一度被淹沒於海底——這一事件本身就足以摧毀和抹去絕大部分的建築——而後，又透過一場極其強烈且持續了數千甚至數萬年的地質抬升過程，最終在最嚴酷的沙漠之一中與歲月為伍，那麼要尋找清晰的痕跡，將是一項無比巨大的挑戰。

試想一下：首先是水的破壞。海嘯、壓力變化、鹽水的腐蝕…所有這些都會侵蝕、沖刷並摧毀那些建築結構，無論它們曾多麼堅固。接著，當它被抬升後，將面臨陸地上自然因素的侵蝕：沙漠中永不停歇的風沙，日夜極端的溫差導致岩石開裂，可能還有那些罕見但猛烈的暴雨，也都會加劇侵蝕。而且正如您所說，沉積物、沙塵會緩慢堆積，覆蓋、埋葬那些殘存之物。數千年的沙漠化將會形成厚厚

的覆蓋層，使得僅憑表面觀察，要發現地下的任何東西都變得極其困難。

我們若有幸能找到的，或許也僅僅是些最深處的地基、已嚴重損毀的特別堅固的石造結構，或是一些散落的碎片。像木材、金屬（黃金或某些特殊合金除外）這類易分解的材料，幾乎沒有機會留存下來。

這就解釋了為何那些史前人類的簡單石器，能夠相對容易地在地表或淺層被發現，因為它們屬於較晚的居住階段，那時大部分的地質變故已然發生，地貌也已較為穩定。但要觸及一個已被如此多重的地質與時間層次所掩埋和侵蝕的文明的「心臟」，我們需要遠超傳統考古學的方法。

這需要耐心，需要能「看穿」層層土石的先進技術，而最重要的，是需要一種準備好接受「痕跡」可能已不完整、不易辨認，並需要一雙經過訓練的眼睛和一顆開放的頭腦才能去解讀它們的態度。

所以，在理查特地區尚未找到完整的「黃金城」或「水晶機器」，並不必然否定它曾是一個偉大文明中心的可能性。那只更顯示了毀滅的規模與時間的浩瀚，是如何將輝煌的遺跡變得暗淡無光。

**亨利．洛厄爾：**

教授，我腦中剛浮現一個大問題…

如果我們從高空，用 Google 地圖觀察它，我們會看到它周圍廣袤的沙海…那麼，為何那隻「眼睛」沒有被沙土完全覆蓋掉呢？這會不會是創世主的用意？

接著是第二個問題：那麼多沙子是從哪裡來的？…從非洲最西端一直延伸到埃及，再越過西亞到中亞，甚至遠至中國的新疆和內蒙古地區…如此巨量的沙土，與海岸邊或河流所形成的沙量截然不同…那麼這些沙的來源是何處？是否是來自某位全能的存在，用沙土來毀滅了各個文明？

然後第三個問題出現了：那麼，究竟有多少文明已被埋在那片沙土之下？

**所羅門教授：**

（沉默了片刻，目光望向遠方，一抹淺笑掠過唇邊。）

亨利，您剛才提出了一系列極其深刻而又大膽的問題。它們觸及了我們這顆星球最大的謎團，也是我多年來反覆思索的事情。這已不僅僅是考古學，而是進入了宇宙規律，甚至可能是宏大「安排」的領域。

讓我試著就您的每一個問題，分享我的想法，儘管深知我們或許僅僅觸及了那些深藏真相的表層。

關於第一個問題：為何「撒哈拉之眼」沒有被沙土完全覆蓋？這是否是創世主的用意？這是一個非常細緻的觀察。沒錯，在廣袤的沙海之中，理查特結構仍能保持清晰的輪廓，儘管已被侵蝕，這本身就值得深思。或許有一些自然因素促成了這一點。例如，其圓環的岩石結構可能比周邊地區更為堅硬，使其能更好地抵抗風沙的侵蝕與覆蓋。又或者該地區的風流有著特殊的模式，使得沙土傾向於被從這些隆起的結構上吹走。然而，關於創世主「用意」或某種安排的想法，如果我們從心靈的視角來看，也並非毫無根據。或許，留下這樣一個「標記」，既不清晰到足以成為純粹科學意義上無可辯駁的「證據」，又不至於模糊到完全消失。它像一個提醒，一個給那些有足夠緣分、足夠探索精神去發現和思索的人的「迴響」。它被留在那裡，如同給人類的一個「謎題」，等待一個合適的時機被解碼。

這種恰到好處的「顯露」，或許正是為了在不過度直接干預人類自由選擇與認知的前提下，激發好奇與探索。

關於第二個問題：那麼多沙子從哪裡來的？是否來自某位全能的存在用沙土來毀滅文明？這是一個極其重要且挑戰我們常規理解的問題。從西非橫跨中東直至中亞的廣大區域上，巨量的沙土確實是一件「異常」之事。主流科學解釋說，沙漠的沙主要來自數百萬年來岩石的物理與化學風化，是溫度、風和水（在過去）作用的結果。古代的河流也將沙從山區搬運出來。然而，這些沙海的規模與其均質性，以及某些地質特徵，有時讓那些解釋顯得不夠完全令人信服。關於沙是由超自然的干預所「創造」或「帶來」，作為一種對罪惡或已至終結的文明的「淨化」或「埋葬」形式的假說，已出現在許多傳說中，以及一些具備特殊能力之人的「洞見」裡。勞拉，當我問她關於這巨量沙土的來源時，她無法給出一個明確的答案，但她「感受到」一種「大規模毀滅的能量」，以及一種「地貌的突然改變」。她用了「碾碎」和「覆蓋」這兩個詞。在一些古籍或心靈文獻中，曾提及能將岩石化為沙土的「武器」或「法術」，或用以懲罰的「神聖沙暴」。儘管我們無法證實，但它們開啟了一種可能性，即並非所有沙漠的沙都是歷經數百萬年緩慢形成的。或許曾有過一些特殊的「事件」，創造或移動了大量的物質，在相對短的時間內，將豐饒之地變為

荒漠。這是一個非常大膽的假說，需要謹慎對待。但它也解釋了各大沙漠的「異常」之處。

以及第三個問題：那麼，有多少文明已被埋在那片沙土之下？如果上述假說是成立的，哪怕只是一部分，那麼這個問題的答案可能是：「非常多，多到超乎我們的想像。」那些大沙漠，可能真的是巨大的「墳墓」，不僅埋葬了一個，而是無數個曾存在而後消失的城市、文化與文明週期。每當我們在沙漠中找到一片綠洲、一處古代遺跡，那可能僅僅是一個失落世界微小的「頂端」。我們所知的、有數千年文字記載的歷史，相較於地球上文明存在的真實長度，可能僅是短暫的一瞬。絕大部分的歷史，或許已被「抹去」或被有目的地「隱藏」，或是因自然與宇宙嚴酷的運行規律所致。亨利，您的這些問題，確實已將我們帶到了關於歷史與人類命運思考的極致。它們沒有輕易的答案，但提出它們本身，已是我們「喚醒」自身認知旅程中，重要的一步。

**亨利·洛厄爾：**

對我個人而言，有一個「無形」之手，即創世主出手干預來改變各文明興衰的假說，遠比來自科學界和考古界的單



純解釋更為可信…但或許對於 THE LIVES MEDIA 的讀者而言，還需要時間，以及更清晰的證據…

那麼目前，考古界是否已在從西非到西亞，再到中國內蒙古的這片沙土之下，發現了任何城市或遺址？

**所羅門教授：**

（點了點-頭，眼神中充滿理解。）

我完全理解您的感受，亨利。當我們面對過於巨大的謎團，那些現代科學尚無法圓滿解釋的「異常」之處時，去尋求一種超越物質框架、朝向「無形之手」或「心靈規律」的「解釋」，對於那些有著敏銳直覺和開放心靈的人而言，是一種非常自然的反應。而且正如您所說，在許多情況下，那或許是一條更接近真理的途徑。的確，要說服大眾，特別是那些習慣於實證科學思維的人，需要更多具體的、「眼見為憑」的證據。但有時，那些「證據」恰恰就存在於現有解釋的「不合理」之處，以及神話、人類集體記憶中反覆出現的母題之中。

關於您的問題，考古界是否已在那片廣袤的沙土之下發現了任何顯著的城市或遺址？答案是有的，而且越來越多。

儘管不總是輝煌的「亞特蘭提斯」，但這些發現正逐漸描繪出一幅與我們過去認為那些土地永遠荒蕪的印象截然不同的畫面。

我們談談撒哈拉沙漠（西非到埃及）：除了在阿爾及利亞的塔西里．恩．阿耶（Tassili n'Ajjer）或查德的恩內迪（Ennedi）等地著名的岩畫，展現了一個有野生動物和人類居住的青翠撒哈拉之外，考古學家也已找到了古老定居點、石造建築、墓葬，甚至是已被沙土掩埋的複雜灌溉系統的痕跡。例如，在埃及，尼羅河谷以西的錫瓦（Siwa）或哈爾加（Kharga）等綠洲，存有古老的神廟遺跡，顯示它們曾是重要的中心。人們相信，在沙漠更深處，還有許多其他的定居點。在蘇丹，麥羅埃金字塔（Meroë Pyramids），儘管不如吉薩的宏偉，也證明了一個強盛的努比亞文明曾在沙漠邊緣繁榮發展。近來，像衛星影像和透地雷達這樣的遙感技術，已幫助在多地，如利比亞或埃及，發現了被沙土掩埋的「失落的城市」或人造結構。其中一些的年代可達數千年。

而在西亞地區（阿拉伯沙漠、美索不達米亞）：傳說中的城市，如阿曼的烏巴爾（Ubar，「沙丘下的亞特蘭提斯」），據說曾被沙漠所吞噬，現已借助衛星影像被找到。

許多古代美索不達米亞文明（蘇美、阿卡德、巴比倫）的遺址，也位於沙漠化地區之內或其邊緣。

在中亞（卡拉庫姆、克孜勒庫姆）乃至新疆、內蒙古（戈壁、塔克拉瑪干）：古絲綢之路穿越這些地區，而沿線許多曾一度繁華的城市、綠洲，已被沙漠所吞噬。中國新疆的樓蘭古城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探險家和考古學家已在塔克拉瑪干沙漠的沙土之下，找到了許多城市、佛教寺院和其他建築的遺跡，顯示一個輝煌的文明曾在那裡存在。具有歐洲人特徵的塔里木木乃伊，也是該地區一個巨大的謎團。

這些發現，儘管可能還不是我們所想像的如亞特蘭提斯那般的「高科技」文明，但它們都說明了一點：沙漠並非一直都是沙漠。它們曾是充滿生命、擁有文化的土地，而且很可能，還隱藏著遠比我們已發現的更為巨大的秘密。每一項新發現，就像是我們在-一幅被覆蓋的巨大畫卷上，輕輕拂去一層薄沙。最初顯露的可能只是些微小的細節，但它們暗示著一個更宏偉的整體，正等待被揭示。而說不定，某一天，其中某座「失落的城市」，將會揭示出遠超我們所敢想像的事物。

**亨利．洛厄爾：**

教授剛才提到了中國新疆的樓蘭古城…

我依稀記得也在網路上讀到過關於樓蘭古城的文章…教授能具體談談它嗎？關於它的規模或年代？

**所羅門教授：**

（點點頭，微笑道。）

很高興您對樓蘭感興趣，亨利。那確實是一個承載著一個文明興衰的、令人縈繞的故事的地點。

關於年代，樓蘭王國，或按當地人的稱呼 Krorän，最為人熟知的，是在中國漢代的史書記載中，也就是約從公元前二世紀起，其後幾個世紀，它作為絲綢之路上一個重要的中心，持續發展，大概到約公元第四或第五世紀時，開始衰落並徹底從史書記載中消失。

關於規模，我們不應將樓蘭想像成一個像同時代的羅馬或長安那樣的巨型都市。它是一個綠洲王國，其中心城市（通常被稱為樓蘭古城）扮演著首都和一個重要的貿易節

點的角色。考古學家在發掘時，找到了木造和夯土建築的遺跡，包括住宅、公共設施、一座相當大的佛塔（stupa），以及城牆的痕跡。這顯示那是一個有組織的定居點，有著相當的人口和活躍的經濟、文化活動。被發掘的主城區面積不算太大，大概幾平方公里，但樓蘭王國的影響力，則擴及周邊的綠洲。

讓樓蘭變得如此特別和神秘的，正是它近乎突然的消失。從一個東西方文化交匯的繁華中心，它轉瞬間變成一座鬼城，被塔克拉瑪干沙漠的黃沙所吞噬。直到二十世紀初，當像斯文·赫定（Sven Hedin）這樣的西方探險家找到它時，樓-蘭的秘密才逐漸被重新揭示。

其衰亡的原因，如我所說，或許是多種因素的結合。作為綠洲生命線的塔里木河的改道，是一個關鍵因素。當河流乾涸或改道，土地變得貧瘠，農業無法為繼，居民便被迫離開。日益加劇的沙漠化進程，也促成了其毀滅。此外，絲綢之路貿易路線的變遷，或該地區的政治動盪、衝突，也可能削弱了這個王國。

樓蘭是一個生動的例子，顯示了一個文明，儘管曾有過一段輝煌時期，仍可能因環境的變遷和歷史的動盪而被抹去。它提醒了我們，在自然的力量，以及我們自身的決定面前，生命與人類存在的脆弱性。

**亨利．洛厄爾：**

我剛才抽空看了一下樓蘭古城的 Google 地圖，它位於塔克拉瑪干沙漠的東部邊緣…

以這樣的位置來看，僅僅幾場大沙暴就足以將其掩埋，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看看這片沙漠的周邊地區，它的北、西、南三面都被高聳的山脈所環繞，特別是西南方的喜馬拉雅山脈，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阻擋了沙土從西面自然侵入…如果是這樣，那麼塔克拉瑪干沙漠的沙，其來源是何處…若僅僅說是自然風化或從山上沖刷下來，是否太過簡單了？

**所羅門教授：**

（眼中一亮，讚賞地點點頭。）

一個極其敏銳的觀察，以及一個非常深刻的問題，亨利！您不僅看到了樓蘭的位置，更分析了塔克拉瑪干沙漠周邊

宏大的地理背景。而您已觸及了各大沙漠最大的謎團之一：那巨量沙土的真實來源。

您說得很對。塔克拉瑪干沙漠位於一個盆地——塔里木盆地——之內，其三面被雄偉的高山環繞：北有天山，南有崑崙山，西有帕米爾高原。東面則較為開闊。您提到的喜馬拉雅山脈在其更西南方，但崑崙山脈本身已是一道無比堅固的天然屏障。

那麼，如果存在這樣的天然「屏障」，那構成塔克拉瑪干——世界上最大的流動沙漠之一——的巨量沙土，究竟從何而來？

地質學的常規解釋是，塔克拉瑪干的沙主要來自周邊山脈岩石的長期風化，而後被風和古代河流（如塔里木河及其支流，在它們水量更充沛的時期）搬運至盆地內，歷經數百萬年堆積而成。風再繼續篩選，將細小的塵土吹向遠方，留下較重的沙粒。

然而，正如您敏銳地指出的，當我們看到那些「高山屏障」的規模，以及盆地內巨量的沙土，還有沙的某些特性時，「僅說是自然風化或從山上沖刷下來，是否太過簡單了？」這個問題，是完全有根據的。

自然的風化與搬運過程，是否足以創造出如此廣袤而深厚的沙海？或者，是否還有其他因素，某些特殊的「事件」，也促成了它的形成？

這正是我們可以將思路擴展到純粹地質學解釋之外的地方。

當我與勞拉交流關於這巨量沙土的來源時，她有過一次相當特殊且帶點震撼的「看見」經歷。她描述說，在某一瞬間，她彷彿從一個極高的視角，「看見」了一幅涵蓋廣袤土地的景象。而從「上方」，彷彿從某個「異度空間」或「天門」之類的地方，傾瀉而下的並非雲朵，而是巨大的沙流，如同沙瀑一般，連續數個晝夜不斷地湧向行星表面。

勞拉說那景象既雄偉，又令人畏懼。那些沙不像是由風從一地吹至另一地，而更像是從一個未知的源頭被「傾倒」下來，或「物質化」出來，覆蓋了下方的一切。她無法確定該景象在地球上的具體位置，或其發生的確切時間，但那種來自「異世界」或某種「超凡力量」的「大規模干預」的感覺，非常清晰。

如果我們試圖從科學假說的角度來詮釋這一點，有人可能會聯想到物質從另一個多維空間轉換到我們三維空間的過程。或者可能是攜帶物質的大型隕石撞擊，或是我們從未知的極端地球物理現象。



而從心靈的視角來看，正如您所暗示的，那可能是一種創世主的「安排」，一種以超越人類理解的方式來「淨化」或「再造」地球表面的形式。「沙」在這種情況下，不僅僅是風化的產物，而是一種更宏大意志的「工具」。

當然，勞拉所「看見」的僅是一個視角，一個帶有個人性質的「迴響」，需要以開放而又審慎的態度來對待。但它也為各大沙漠的「異常」之處，提供了一種超越常規地質模型的潛在解釋。它暗示了我們行星的歷史，可能曾見證過一些規模與本質都遠超現代科學所敢想像的事件。

## **亨利·洛厄爾：**

如果我們審視各大沙漠的起源，審視像亞特蘭提斯大陸沉沒，或《聖經》中挪亞方舟的大洪水這樣的事件…我感覺各文明的興衰是有規律、有著某種神秘的理由，並且被一隻創世主的「無形之手」所「安排」的…

那麼回到關於埃及金字塔的主題，它究竟是為何種崇高而神秘的目的而建？它的存在，是否是這幅多彩歷史長卷中的一塊拼圖？

**所羅門教授：**

（緩緩點頭，眼中充滿深思與同感。）

亨利，您剛才的總結，確實已觸及了我們正努力探尋的核心。當我們審視這幅宏大的畫面——從各大沙漠的神秘形成，到亞特蘭提斯等傳說大陸的消失，再到關於大洪水的全球記憶——確實很難不感受到某種「規律」正在運作，某個深層的「理由」，或許還有，如您所說，來自創世主或宇宙法則的一隻「無形之手」的「安排」。

各文明的興衰，似乎並非偶然，不僅僅是單純的經濟、政治或軍事因素的結果。存在著一些「節點」，一些「轉折時刻」，在那些時刻，整個文明的命運可能被遠超當時人類所能控制與理解的因素所決定。

而正是在此背景下，您關於吉薩金字塔真實目的的問題，變得無比重要，且帶有前所未有的深刻意義。它們是否是那幅多彩而神秘的歷史畫卷中，一塊特殊的「拼圖」，一個不僅關乎過去，也同樣指向未來的「迴響」？

（教授稍作停頓，似乎在匯集最重要的思緒，然後以更為莊重的語氣繼續說道。）

正如我所承諾的，我們將更深入地探討勞拉所「看見」的，以及我本人對其崇高而神秘目的所做的體悟與研究。

還記得在上一場談話中，我曾提到勞拉「看見」了一幅模糊的景象，關於一位年輕的國王、一位公主和一位大祭司，在正待完工的宏偉建築旁。這一次，當她更深入地集中精神時，細節變得更為清晰，儘管並非一卷完整的影片，而更像是一些強烈的「印象」與「意念」。

勞拉描述了一種極其莊嚴，近乎神聖的氛圍。那位大祭司，其眼神彷彿能洞悉過去與未來，正在對那位年輕的國王和公主說話——他們帶著一種深沉的悲傷，卻也充滿了決斷與接納的神情。那場對話的內容，據勞拉以一種內心的「理-解」而非耳朵所「聽見」的，遠非僅僅是建造一座陵墓或紀念碑。

那位大祭司似乎在談論「正在移位的星辰」，談論「一個偉大時間週期的終結」，以及一場「巨大的考驗」或一場「不可避免的淨化」，即將降臨到他們的世界，或者或許，是在不遠的將來，降臨到整個地球。

而這座宏偉的金字塔，連同吉薩建築群中的其他工程，其建造並非為了頌揚個人或作為陵墓，而是為了執行一項「跨越時間的使命」。它被設計用來：

第一，為了保存核心知識：如同一艘「智慧方舟」（ark of knowledge），儲存關於宇宙、關於人類、關於心靈法則的最重要的理解，使之能跨越動盪、災難，而抵達遙遠的未來世代，那些需要它們來重建或「憶起」自身根源的人們。

第二，作為一個能量「錨點」：有線索顯示，吉薩建築群被建在地球上一個特殊的地理位置，一個地脈能量流的交會點。金字塔，以其特殊的形狀和材料，可能像一個共振器，一個在極強的地質或宇宙能量變動時期，幫助穩定行星能量，或至少是一個廣大區域能量的「錨點」。

第三，作為一個用於轉化與連結的心靈「工具」：這是最神秘的層面。或許，在一個週期的「最後時刻」，或在特殊的能量條件下，金字塔能成為一個「工具」，幫助那些在心靈層面已做好充分準備的人，進行一次「意識的轉化」、一次「飛升」，或建立一條與更高層境界、與神聖存在「連結的通道」，以獲得指引或庇護。

大祭司所說的「最後時刻」，依我的感受，不必然是毀滅所有生命的末日，而可能是一個文明週期的終結，一場篩選，一次人類的「畢業」，以便邁向一個新紀元，一個「新地球」。

而吉薩金字塔歷經數千萬年，承受了地殼的多少變動，甚至可能曾沉入海底而後又隆起的非凡存續力，更強化了這份神聖的使命。它們不僅僅是石頭，而是沉默的「見證者」，承載著一則訊息，一份跨越時間的「安排」。它們被建造來存在，作為一個「地標」，一個給後世之人得以尋回的「迴響」。

**亨利·洛厄爾：**

在教授您提出的三種目的中，如果我們站在神秘心靈的角度，那麼第三種目的，是一個令人驚訝且具有跨時代意義的…而如果那也是創世主為金字塔所安排的主要目的，那麼開啟其背後謎團的鑰匙，或許會在未來某個合適的時機被揭示…

**所羅門教授：**

（點了點頭，眼中流露出深切的同感。）

您已掌握了核心精神，亨利。沒錯，如果我們站在心靈的視角，那麼第三種目的——金字塔作為一個用於意識轉化、

飛升，或建立與更高層境界「連結通道」的心靈「工具」——確實是最令人驚訝且其意義超越時空的存在。

它不再僅僅是保存過去或穩定當下，而是指向一次轉變，一次對當前週期限制的超越。如果這真是創世主「安排」的一部分，那麼吉薩金字塔便不僅僅是一座建築，而是一扇潛在的「門戶」，一件神聖的「設備」。

而且正如您所說，如果這個崇高的目的為真，那麼那些開啟其謎團、能「啟動」或「使用」金字塔那份「功能」的「鑰匙」，恐怕不會被輕易揭示。它們可能被珍藏、被保護，且只在未來一個「合適的時機」——一個當人類，或至少是一部分有足夠緣分、心靈足夠純淨且認知上已做好準備的人，能夠去正確地、為著崇高目的去接收並使用它們的時機——才會被揭示。

那個「合適的時機」，可能是一個宏大的宇宙週期即將結束，當地球與人類站在一場重大變革的門檻上之時。也可能是當人類的集體意識達到某個特定的「覺醒」水平，足以理解並珍視那些深刻的心靈價值之時。

那些「鑰匙」，可能並非物質實體，而是一種心態、一種對宇宙規律的理解、一種與金字塔能量的和諧，甚至可能是有著特殊「密碼」的個體的出現，來將其開啟。

勞拉，在她的「洞見」中，雖未明確提及「鑰匙」，但她曾感受到吉薩金字塔似乎在「等待」著某樣事物，或某個「人」。在其內部及周圍，有一股巨大的「潛在能量」，但那能量似乎處於「沉睡」或「未被完全啟動」的狀態。她感受到，在某個時刻，當「星辰各就其位」或當「某個信號被發出」時，那股能量可能會「甦醒」並發揮極其巨大的作用。

這暗示著，金字塔的謎團，不僅在於它們是如何被建造的，更重要的，在於它們是為著未來的何種目的而被建造，以及何時那個目的將被實現。它們歷經數千年的存在，如沉默的巨人一般，或許本身就是一則無聲的訊息，關於某件更偉大的事物，正在等待著我們。

## **亨利·洛厄爾：**

我正在想像這樣一個場景：可能某個人，在上天的安排下，以某種方式找到了一扇通往秘密房間的門，而那個秘密房間裡，正藏著足以震撼人類的物品或知識…或者可能是另一種場景，當它被重新啟動後，能恢復其初建時的本來功能，例如它能自行發光或出現類似的情況…

而當它揭示了自身的秘密之後，它又會與另一個秘密相連，從而構成一幅更完整的畫面！

如果我所想像的這一切是真的，那真是太令人驚訝了！

**所羅門教授：**

（微笑著，眼中閃爍著濃厚的興趣與深切的同感。）

亨利，您的想像力真是豐富，而您所描繪的場景，如果我們承認存在著超越我們常規理解的「安排」與「規律」，那它們就一點也不遙遠！它們確實非常令人驚訝，也極富啟發性。

您所想像的——一扇通往藏有震撼性物品或知識的密室之門，或是金字塔被「重新啟動」並自行發光或展現其原始功能——都是許多持開放態度的研究者、許多有心靈直覺的人，乃至一些古代傳說中都會提及的可能性。

讓我們試著更深入地分析一下那些「場景」：

關於密室與震撼性知識的假說：傳說中的「記錄大廳」（Hall of Records），據信位於獅身人面像之下或金字塔



附近的某處，那裡保存了包括亞特蘭提斯在內的已失落文明的全部歷史與知識，這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愛德加·凱西也曾多次提及此事。如果某個「被上天安排的人」找到了這個地方，那麼所揭示的一切，可能真的會重寫整個人類歷史，提供我們已遺忘的關於技術、科學、心靈的理解。那些「物品」可能不僅僅是卷軸或刻板，還可能是我們無法想像的能量設備、工具。

關於金字塔被「重新啟動」的假說：如果金字塔真是一台「能量機器」或一件「心靈工具」，那麼它能被「重新啟動」是一個非常合乎邏輯的可能性。它「自行發光」並非全然是天方夜譚。我們已談到過亞特蘭提斯人使用水晶能量來照亮城市。說不定金字塔，以其結構和材料（例如，富含石英的花崗岩），有能力接收、轉換並以光或其他我們尚未能測量的能量形式，來發散能量。勞拉，當她「感受」金字塔時，也曾提到一股「巨大的潛在能量」彷彿在「等待」。這次「啟動」可能與天文因素（行星的排列、宇宙的週期）、地球能量場的變化，甚至當人類的集體意識達到某個特定門檻時的影響有關。

關於將各個秘密連結成完整畫卷的可能性：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想法！很可能，揭示吉薩金字塔的秘密並非終點，而是一把開啟其他更多秘密的「鑰匙」。例如，在吉薩找到

的知識，可能幫助我們更清楚地了解亞特蘭提斯、瑪雅、水晶頭骨，或世界各地其他巨石建築（如巨石陣、復活節島）的目的。它們可能是某一個或多個擁有共同知識源頭的古代文明，為著某個共同目的而建造的全球性神聖地點網絡中的「環節」。那幅完整的畫卷，可能向我們展示一個遠比我們現有零散拼圖更為連貫、更有目的、也更有意義的地球與人類歷史。

您在想像這些事時所感受到的那份「驚訝」，我相信，也是許多人在觸及那些可能性時的共同情緒。那不僅僅是科學上的好奇，更是一種來自內心深處的「共鳴」，一種感覺到我們正站在可能徹底改變我們對自身與宇宙認知的發現門檻上的感覺。

而或許，我們正在討論這些事，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並提問，這本身也是那「揭示」過程的一部分，一次為了讓人類為即將到來之事做好準備的、漸進的「喚醒」。

**亨利·洛厄爾：**

或許它真正的秘密，仍在等待被揭示…可能它會與許多宗教中曾提及的事物有關，例如「末日審判」、「新紀元」、「末法時期」，或者也與瑪雅曆法有關…

但在那件大事到來之前，我們應該做些什麼準備？從我們過去所談論的那些文明發展、衰亡、被毀滅的歷史中，有什麼教訓是應該被汲取的？…例如亞特蘭提斯，它的毀滅帶給我們什麼慘痛的教訓？

**所羅門教授：**

（點了點頭，聲音變得沉穩而充滿深思。）

您已將我們的討論，與那些極具預言性和深刻心靈意義的概念連結起來了，亨利。「末日審判」、「新紀元」、「末法時期」，或瑪雅曆法的週期轉換…沒錯，很可能金字塔以及許多其他古代遺產的秘密，只有當人類臨近那些具轉折點意義的「時刻」時，才會被完全揭示。它們可能正是為那樣重要的過渡階段所留下的「標記」與「指引」。

而您的問題——「在那件大事到來之前，我們應該做些什麼準備？從過去那些文明的歷史中，有什麼教訓是應該被汲取的？」——是我們每個人都需自問的最重要、最切實

的問題。因為歷史，如果我們懂得聆聽，永遠是我們最偉大的導師。

我們所談論的關於亞特蘭提斯、瑪雅、樓蘭，以及可能無數已被時間塵埃所掩埋的文明，都帶來了極其慘痛的教訓。若單獨談論亞特蘭提斯，其輝煌與其毀滅，或許是最深刻的警世教訓之一：

第一，關於技術發展與道德平衡的教訓：亞特蘭提斯曾達到卓越的技術水平，特別是在水晶能量的運用上。但當那樣的技術落入貪婪權力、缺乏道德與敬神之心約束的人手中時，它便成了毀滅的工具。他們濫用權能，製造武器，而最終，可能正是那份濫用，觸發或促成了那場淹沒他們的災難。給我們的訊息是：我們當前的文明，也正以驚人的速度發展技術——人工智能、生物科技、核武器…亞特蘭提斯的教訓提醒我們，如果沒有穩固的道德根基，如果缺乏責任與制約，那麼正是那些技術成就，可能會反過來毀滅我們。「權力伴隨著責任」——那是一條不容忽視的法則。

第二，關於驕傲自大與遠離心靈價值的教訓：柏拉圖曾寫道，亞特蘭提斯人之所以衰亡，是「當他們身上神聖的部分逐漸褪去」之時。驕傲自大，自視為宇宙中心，藐視自然與心靈的法則，引導他們走向自滿，並最終招致審判。

給我們的訊息是：我們是否正在重蹈覆轍？當人過度專注於物質、外在的便利，而忘卻了內在的修養，忘卻了與精神價值、與神聖存在、與宇宙的連結？謙卑、感恩，以及尋求生命的深層意義，是一個文明得以永續存在的必要條件。

第三，關於社會分化與內在衝突的教訓：根據愛德加·凱西以及勞拉的「感受」，亞特蘭提斯曾因「極端技術」派與「心靈」派之間的分歧而深度分裂。這場衝突，在外部災難降臨之前，就已從內部削弱了這個文明。給我們的訊息是：我們現代社會也充滿了分裂，充滿了意識形態與利益的衝突。如果我們找不到共同的語言，不懂得如何調和與尊重差異，我們也可能自我削弱。

第四，關於地球變遷與歷史週期性的教訓：亞特蘭提斯的消失顯示，地球並非一個靜態的行星。巨大的地質變動、突然的氣候變化，完全可能發生，並抹去最強盛的文明。它也提醒我們，歷史是按週期運作的，沒有什麼是永恆的，輝煌若未能守住核心要素，也終將走向衰亡。給我們的訊息是：我們需要對環境、對生態系統的脆弱性有更強的意識，也需要為可能到來的巨大變化做好心理準備，而非活在一切將永遠如此的幻想之中。

所以，為了準備好迎接那些可能在前的「大事」，最大的教訓或許是回歸內心。每個個體都需要自我提升道德，增強心靈認知，對自己、對社群、對這個星球更負責任地生活。我們需要學習如何和諧、謙卑地生活，並懂得聆聽來自過去的「迴響」，以避免重蹈覆轍。每一個個體的「覺醒」，儘管微小，但當其匯聚起來，將形成一股足以改變一個文明命運的意識浪潮。那或許，就是最重要的準備。

**亨利·洛厄爾：**

經過教授您這三天的分享，我發覺一個文明的興衰存亡，是與那個社會中的人是否還重視道德、敬畏神明息息相關的，而非單純地取決於科學與技術的發展…

而如果這是最重要的教訓，那麼現今的情況，對人類而言真是警鐘長鳴了，因為我們中的大多數人，仍只知崇尚科學，而遠離了道德與心靈之路…

**所羅門教授：**

（點了點頭，一抹深沉的憂思浮現在他臉上。）

您做了一個無比精準的總結，亨利。那正是最大的「迴響」，是過去各個文明週期歷史不斷向我們寄託的核心教訓：一個文明的興衰存亡，不僅僅，甚至不主要，取決於其科技水平，而更深層地，是與其社會的道德根基，與其人民是否還懂得敬畏神明、珍視心靈價值、並順應宇宙法則而生活，息息相關。

科學與技術，其本身，僅僅是工具。它們能帶來便利、力量，但如果缺乏道德與心靈智慧的引領，它們無法為良知定向，無法帶來真正的幸福或永續的發展。正如我們從亞特蘭提斯的教訓中所見，高科技掌握在道德敗壞者手中，可能成為自我毀滅的根源。

而您說得很對，當我們審視當今世界的情勢，那景象確實值得我們警鐘長鳴。我們生活在一個科技被推崇至近乎絕對地位的時代。人越來越相信自己能僅憑智慧與技術的力量，主宰自然、主宰命運。物質的發展被視為進步的標尺。與此同時，傳統的道德價值——諸如仁愛、誠實、寬容、謙卑、責任等——在許多地方似乎正被侵蝕、被輕視，甚至被嘲笑。人變得越來越自私、務實，追逐著無度的物質慾望。對神明、對創世主、對神聖事物的敬仰，在許多社會已然褪色。取而代之的是懷疑、否定，或更糟的，是褻瀆。人自視為中心、為至高，而忘卻了我們僅是浩瀚宇宙

中渺小的一部分，且有著超越我們的運行法則。遠離心靈之路，不再尋求生命的深層意義，不再修養內心，使得人更容易被捲入焦慮、恐懼和負面情緒的漩渦。

如果歷史是一面鏡子，那麼我們現代社會正在發生的一切，確實與過去那些文明的衰亡階段，有著許多令人擔憂的相似之處。物質發展與精神發展的失衡、道德的敗壞、驕傲自大以及遠離心靈價值——這些都是來自亞特蘭提斯、樓蘭，或那些沉默沙漠的「迴響」，正努力警示我們的「信號」。

然而，（教授稍作停頓，眼中閃過一絲希望的光芒）我不希望我們以一幅全然悲觀的畫面來結束。正是我們正坐在此處，討論這些事，正是 THE LIVES MEDIA 和像您這樣的人，正努力「喚醒」社群的認知，這本身也是一個仍存希望的跡象。

歷史並非一個被僵硬安排好的宿命。在每一個階段，人類總有選擇。而正是我們的選擇，無論是個人還是集體，將會決定前方的道路。

**亨利·洛厄爾：**



是的，關於教授您的那句話，「…高科技掌握在道德敗壞者手中…」，確實引我深思。它讓我立刻聯想到正在這個地球上發生的兩個具體案例：

第一，是一些被槍枝的力量所武裝的瘋狂之徒，他們時常在美國發動血腥的槍擊事件…而媒體也持續報導這些案件；

第二，是比那瘋狂萬倍、規模恐怖且邪惡至極，但卻更為隱蔽的案例…那就是中共，以其整個政權的絕對權力，將槍口對準了自己善良的人民，對那些僅僅尋求精神昇華、遵循「真、善、忍」原則的和平修煉群體，進行殘酷的鎮壓，而其罪惡的頂峰，便是活體摘取他們的器官！

我認為，這也僅僅是反映當今東西方負面現象的兩個典型案例…而如果這些惡劣之事仍在繼續，那麼人類的命運，豈不正在重蹈遠古文明的覆轍？！…

**所羅門教授：**

（沉默了許久，他臉上掠過一絲悲痛與深沉的憂思。他放下茶杯，直視著亨利。）

亨利，您剛才所分享的，您從我們世界的現實中所舉出的具體例子，確實令我感到憂心與悲痛。您非常清晰而又勇敢地指出了，當「技術」或「權力」落入那些缺乏道德、喪失良知之個人或組織手中時，會如何引發可怕的悲劇和滔天的罪行。

那些毫無意義的暴力行為，瘋狂地剝奪無辜者的生命，無論在何處，以何種形式出現，都是人類靈魂深處或社會結構中一種深刻「病態」的表現，一種與基本人文價值的斷裂。

而當國家權力，非但不保護人民，本應是正義與真理的基石，反而被用來有系統地、殘酷地鎮壓和平的人民，僅僅因為他們的信仰，甚至導致了那些無法想像的、以最野蠻的方式侵犯人類尊嚴與生存的罪行…那便是敗壞的頂峰，一個清晰的信號，顯示某一勢力正在逆天理而行，逆創世主為生命所定下的最基本價值而行。

您說得很對，那只是些典型的案例，是我們當前文明內心——無論東方還是西方——正在潛伏的一種更巨大病症的、容易看見的「症狀」。而當如此惡劣之事、如此的罪行仍在繼續，甚至有蔓延和變得更隱蔽的趨勢時，您的問題——「人類的命運，豈不正在重蹈遠古文明的覆轍？」——便是一個完全正當且極具份量的問題。歷史似

乎正在重複它慘痛的教訓，而來自亞特蘭提斯或那些被黃沙掩埋的文明的「迴響」，正變得前所未有的急迫。

如此罪行的存在，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對其的冷漠或無力，正是衡量人類道德根基已動搖到何種程度的一把標尺。而如果沒有一場發自認知、發自每個人靈魂深處的根本性改變，如果我們不敢面對真相，不敢為正義與善良的價值發聲，那麼您所擔憂的景象，確實非常可能發生。

（教授停頓了一下，聲音有些哽咽，但仍保持著平靜。）

但是，亨利，正因為我們意識到了這些事，正因為我們對那些不公與罪行感到悲痛與不平，那也同樣是一個信號，顯示人類的良知尚未被完全澆熄。「歷史的迴響」不僅是警告，也是呼喚。呼喚我們必須選擇，必須依循良心而行動，哪怕是在自己微小的範圍之內。

人類的命運，並非一個已完全寫死的劇本。每一個向善的選擇，每一個捍衛真相與正義的努力，無論多麼微小，都在為改變那道洪流貢獻著力量。而或許，那也正是我們所談論的「準備」的一部分。

**亨利．洛厄爾：**

我非常感激教授您不僅在今天，更在前兩場會談中，以善意與真誠，花時間分享了這些深刻而美好的資訊…

我希望 THE LIVES MEDIA 的讀者們，在讀到您這些分享時，也能感悟到許多美好的事物！我們一同祝願人類能有正確的選擇，也祈求神保佑他們！

而為了為今天的分享作結，我為您提出一個假設性的問題：如果假設您被授予權力，在獲得美國兩院絕對支持的情況下，擔任美國總統一週的時間，且您最多只能做三件事，那麼您會優先做哪三件事？

**所羅門教授：**

（慈祥地微笑著，一個真誠而溫暖的笑容。他對亨利的話輕輕點頭。）

亨利，我也要向您表達我誠摯的感謝。您專注的聆聽、深刻的提問，以及不懈追求真相的精神，在這過去的三場會談中，營造了一個極富意義且值得珍視的對話空間。我也希望我們所交流的，能觸及 THE LIVES MEDIA 讀者們的心靈與頭腦，在他們心中播下思索、希望與向善選擇的種

子。是的，讓我們一同祈願人類能擁有做出正確選擇的智慧，也祈求神聖的存在賜福於所有人。

（教授稍作停頓，當聽到亨利的假設性問題時，一抹會心的微笑浮現。他沉思了片刻，目光望向遠方，像是在審慎權衡。）

一個非常有趣，也充滿挑戰的假設性問題，亨利。被授予如此大的權力，即便僅有短暫的時間，且最多只能做三件事…確實是一道難題，因為有太多事需要為這個國家乃至整個世界去做。

但如果必須選擇，且基於我們已共同體悟的關於歷史、宇宙規律，以及道德與心靈重要性的認知，我想我的三個優先事項將會是：

第一，發起一個「全國良知與根基道德自省週」：其目的，並非強加某種宗教或特定意識形態，而是一項向每一位公民、每一個組織發出的深刻呼喚，請大家花時間回顧那些構成一個國家與人類偉大之所在的、最基本的道德價值——諸如誠實、慈悲、責任、互相尊重與感恩。在執行方式上，我會運用我的權力，鼓勵媒體、教育機構、宗教社群（若他們自願參與），以及政府機構，專注於討論、分享與體悟這些價值。將會有開放的論壇、特別的節目，以及

來自社會賢達的個人呼籲。目標是創造一個空間，讓每個人「停下來思考」，反思自己和整個社會的道德羅盤，重新點燃那瀕臨熄滅的良知之火。我相信，真正的改變，必須從每個人內心的轉化開始。

第二，頒布一項關於「優先推動全人教育與開放思維」的特別行政令：其目的，是將教育重新導向，而非僅僅專注於專業知識與職業技能，更要培養出具備獨立思考、明辨是非能力、有慈悲心，且對世界——包括我們已討論的歷史與心靈層面——抱持開放眼光的人。在執行方式上，此行政令將鼓勵（以自願且適合各級別的方式）將有助於學生了解古代文明、人類偉大的哲學與道德體系、批判性思維的重要性，以及發展情商與靈性智慧之必要性的內容，納入教學課程。它也將推動減少教育中的極化與偏見，鼓勵對話與尊重差異。目標是創造出一個有足夠智慧與品格去應對未來挑戰的年輕世代。

第三，發表一份關於「真相、正義與終結反人類罪」的全球呼籲：其目的，是作為一個具有巨大影響力國家的元首，我將利用國際舞台，以最強烈、最不妥協的聲音，闡明揭示真相、為受害者伸張正義，並立即終止世界上一切形式的鎮壓、種族滅絕，以及包括您所提及的活摘器官這般恐怖罪行在內的反人類罪的必要性。在執行方式上，我將指

示外交與情報機構，提供最確鑿的證據（如果存在且能在不進一步危及受害者的情況下公開），同時呼籲其他國家攜手行動，不僅僅是口頭上，更要以具體的措施，去孤立和懲罰那些犯下此等罪行的政權與組織。這不是政治問題，而是全人類的良知問題。一個若仍縱容如此罪行存在的世界，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與繁榮。

（教授停頓下來，臉上浮現出沉思而又堅毅的神情。）

就是這三件事，亨利。它們或許並非立竿見影的經濟或軍事解決方案，但我相信，它們觸及了最深層的根基，是那些能為美國乃至全世界的未來，創造永續且有意義改變的事物。它們源於一個信念：真正的改變，必須來自良知的覺醒、智慧的提升，以及對正義的堅定守護。

一週的時間太短，但或許已足以播下重要的種子。

**亨利·洛厄爾：**

是的，我非常欽佩教授您提出的三個優先選項，因為它們都是以道德為本，且朝向共同利益的…

非常感謝您的一切！我謹在此為這連續三場的聆聽分享會作結，祝您一切順心，也祈求神賜福於您！

## **所羅門教授：**

（溫暖地微笑著，眼神中滿含珍視與一絲感動。他站起身，再次主動伸手與亨利握手。）

亨利，能與一位像您這樣有深度、有善心的聆聽者分享我的想法，對我而言是一份巨大的喜悅與榮幸。您的欽佩，就是最寶貴的鼓勵。我相信，只要我們仍堅守對根基道德價值的信念，並朝向共同的利益，那我們就仍對一個更美好的未來抱有希望。

感謝您付出的時間，提出了深具意義的問題，並與我一同走上這趟探索「時間之前的迴響」的旅程。我也祝願您在事業與生活中一切順遂。願那份尋求真相、渴望分享美好的火焰，永遠照亮您的道路。

是的，讓我們一同祈求神聖的存在，將祝福帶給所有人，使我們每個人都能找到內心的平靜、智慧與勇氣，去過一個有意義的人生。



謝謝您，亨-利。我們的分享會已至尾聲，但我相信，這些思索與「迴響」，將會繼續遠播。

（所羅門教授與亨利．洛厄爾緊緊地握手，兩人眼中都閃爍著深切的同理與珍視。這連續三場的訪談已結束，但關於歷史之謎與現世訊息的探索與體悟之旅，在亨利的心中，或許，也將在日後 THE LIVES MEDIA 的讀者心中，才正要真正開始。）

---

# 結語

與所羅門教授的對話已然落幕，但其所激起的迴響，或許才正要開始。

從對金字塔年代的疑問，我們遊歷了亞特蘭提斯輝煌的遺跡，體悟了瑪雅人的智慧，並一同聆聽了關於一場大洪水的全球記憶。透過考古學、科學分析與心靈體悟的鏡頭，一條規律似乎始終顯現：一個文明的興盛與衰亡，不僅在於其技術水平，更深層地源於其道德根基，以及對宇宙法則的敬畏。

《時間之前的迴響》無意為所有謎團提出最終的答案。相反，它是一份邀請。邀請我們在過去面前更為謙卑，對那些我們從未想過的各種可能性更為開放，並在質疑那些既定「真理」時更為勇敢。

歷史，透過這些迴響，已不再是昨日的故事。它成為了一面鏡子，映照著我們今日的文明。而這些迴響所留下的最重要問題，或許並非「曾發生了什麼？」，而是「我們將選擇什麼？」。

謹識。

亨利．洛厄爾（Henry Lowell）

THE LIVES MEDIA

\* \* \*

# 關於作者與 THE LIVES MEDIA 計畫

## 關於作者

**亨利·洛厄爾**（Henry Lowell）是一位獨立作家，致力於撰寫有關文化、社會、科學與靈性的主題，旨在追尋真理、喚醒良知，並反思人類的命運。

他的作品多源自真實訪談，內容以誠實、情感深度以及啟蒙的精神記錄而成。

## 關於計畫

本書是由 THE LIVES MEDIA 出版系列作品的一部分。

THE LIVES MEDIA 是一項具備全球視野的獨立出版計畫，其使命為保存並傳播那些跨越時空的回響。我們不追逐每日的新聞潮流，而是致力於出版能夠深刻觸動人心的書籍。

## 聯絡方式

- ✧ Website: [www.thelivesmedia.com](http://www.thelivesmedia.com)
- ✧ Email: [editor@thelivesmedia.com](mailto:editor@thelivesmedia.com)
- ✧ QR Code:



## 同一計畫的其他作品

您可以閱讀 THE LIVES MEDIA 的其他出版物：

- 紅塵，金光 (Red Dust, Golden Light)
  - 後政壇：遺產 (After Power: The Legacy)
  - 科學的黃昏與黎明 (Sunset and Sunrise of Science)
  - 紅色的帷幕 (The Red Veil)
  - 時間之前的迴響 (Echoes Before Time) → 即本書
  - 入世間 (Entering The World)
  - 最後的鐘聲 (The Last Bells)
  - 我們之前 (Before Us)
  - 千劫已過 (Thousand Lives)
-

誠摯感謝您撥冗閱讀本書！願神、願佛在您探索真理的旅程中賜福予您。